



培正輝社離校卅五周年

輝社離校三十五年通訊目錄

(一)	故人江海別，幾度隔山川	-----	同學小傳補遺	
	三十五年	-----	盧遂業 1
	李國潔		 1
	鄭榮耀，何其俊，梁鑑源，李宗辰		 2
	麥少嫻，潘福輝，余寶祥，倪福年		 3
	羅文坤，羅栢泉，潘文熙		 4
	應義勇		 5
	黃煥慶		 6
(二)	別離方異域，音訊若為通	-----	來鴻去雁	
	楊寵健		 7
	龔懷京		 8
	黃煥慶夫人		 9
	林桂生		 10
	吳詒憲		 11
	雷仲宏		 12
(三)	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	-----	傷逝	
	劄記	-----	何汝顯 17
	我所知到的吳詒憲	-----	胡露施 20
	追憶吳詒憲	-----	盧遂業 21
	懷念畢慧瓊同學的貢獻	-----	單瓊珠 22
(四)	古今多少事，盡付笑談中	-----	雜文，詩，聯	
	君士但丁堡情懷	-----	天涯過客 23
	疑人疑語	-----	九松 26
	培正的回憶，孤獨的由來	-----	林桂生 28
	在北美洲教孩子中文雜談	-----	雷仲宏 29

'推背圖'和'世紀'--			
中外兩本詭異的預言書-----	鄭國輝	31
預言,自由意志,第四空間-----	鄭國輝	38
姚慶同同學喜作新翁-----	梁果行	40
評新聞一則-----	梁果行	41
譯文一則-----	梁果行	42
人生雜感-----	趙文權	43
無題-----	莫伯豪	45
半醒老人哲學-----	梁果行	45
半醒老人被迫再鬥記實-----	梁果行	46
離校三十五年聯-----	鄭國輝	48
太浩湖之會-----	盧遂業	48
浮生的浮雕-----	莫伯豪	49
(五) 人生到處知何似,恰似飛鴻踏雪泥-	照片選輯	54
(六) 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	國外輝社同學地址錄	58
(七) 豈有文章驚海內,漫留車馬駐江干			
'輝社離校三十週年紀念特刊'捐款名單		64
(八) 自憐無舊業,不敢恥微官-----	財政報告	66
(九) 何當重相見,樽酒慰離顏-----	編後話	67

三十五年

盧遂業

學語東山黃梁夢
足跡四海人生樂

雪纜分嚙何文田
遍請同窗多倫多

美國獨立後，部份忠於王室而又無革命精神的英國士兵，向北遷移過了 NIAGARA RIVER 而在當時叫 UPPER CANADA 的地區安置下來，英國皇室為要對這班人的安撫，特按官職分地，英人士兵每人可領十畝，官階愈高，領地愈多。這是加拿大建國之源。百多年來加拿大的地還是分配不完，近日常來加拿大佔地將會是世界上最廣大的一個國家，也是吸引香港移民的主因。

輝社明年離校卅五年，香港，三藩市的社友都有舉行慶祝之舉，北美洲東部的同學兩年前都有來加拿大一看和購買地產之意，為此決定在多倫多相聚，並和培道翔社1957年畢業同學們一齊慶祝和“分地”。

我們在多倫多附近的一群同學，以倪福年和何其俊為首欣然應諾，日期暫定七月的第一個 weekend。酒店地址詳情將再奉告。

大多倫多區共有二百五十多萬，以英、華語為主，華語又以何文田的廣東話為主音，這兒有五十年代的純真，六十年代的風彩，七十年代的精神，八十年代的建築，九十年代的粵菜，更足吹牛的是吃雲吞的好地方，故特早預約各位同學明年到此一會。請！請！請！

上星期李澤洲社長來電，叫我收集在多倫多各同學的近訊，寄給三藩市的鄭國輝社長作印刷同學通訊之用，倪福年和我特趁此合二為一，將多倫多各同學近況以及其他一些同學簡介如下：

李國潔

在香港自師範畢業後，一直擔任教師職務，移民澳洲後，住西部，因父親患病，多數時間照顧老父，父親逝世後，移居東部墨爾本。國潔認為，能與老同學相聚，實賞心樂事。工餘多喜攝影，旅遊或學做手工藝。自以為生活雖平淡，但未經憂患，已感滿足，今後只求生活安定，健康。名利的事，讓給他人考慮吧。

鄭榮耀

太太 LINDA，一子一女，舉家由香港遷來加拿大後，個人便來往加，港之間發展時裝設計事業。

何其俊

妻羅愛鳳，此君不單貌俊，更是聲音宏亮，三十年無改。

崇基畢業後來 OTTAWA 研究電腦和結交了一好女子，然後追到泰國共結連理，同為加拿大下一輩努力，共有兩子兩女，是輝社中人口多的一家，多年來都在 IBM 的 MARKETING 做事。據聞最辛苦的一次是由多倫多飛往歐洲簽了字得了過百萬的合同，便得立即趕回家來，該次是一字千金 (GOLD IN WEIGHT)。卅五年聚會，嫂夫人和他都很盡力在安排各同學居停之所

梁鑑源

妻黃淑芬，兩子一女。畢業後和洪志士一同來加拿大深造，建築工程師，在加結婚，然後回港工作多年，三年前來多倫多定居，生活愉快，間中最喜研究中國古代的金錢幣制，因而對甲骨，大小篆，都有心得，此君由香港培正小學一年班讀起，是輝社的 pure breed.

李宗辰

妻許璧玉，兩子，之德，之明。光班與賈士元以“上海音”齊名，但其江滬廣東笑話連篇則是三十多年不改的奇才，台灣大學畢業後便在多倫多致力建築工業，生活滿足愉快，很希望在 92 年中和愛班的同學再來一次“踢波子”友誼賽。

麥少嫻

夫婿郭文強(銳社)，有兩子兩女，榮忠，榮邦，慧儀，慧敏，全都是優異生人物，夫婿來往加港，除致力建築地產，更為培正出錢出力，捐建了在母校的青山獅子廓。夫婿是培正同學會的會長。多年來麥同學相夫教兒女大大有成。

潘福輝

妻江美蘭，一女(子萍)，在港結婚後來加拿大發展事業，對培正同學很是熱心，近日常來特別開心，因為快有女婿，也要與慶同夫婦看齊。很樂於為初來多倫多的同學們服務。

余寶祥

在培正時是蔣中寬，賈士元和盧遂業的好友，與二叔公，生物佬“討論”學術的中心人物，和肥林則更是獨當一面。是輝社數學才能洋溢的一位。在美國攻讀博士後便在 IBM 的 NEW YORK WATSON LABORATORY 作 RESEARCH FELLOW，是何其俊最佩服的 IBM 人才。

倪福年

妻李慧瓊，三子：冠文，偉文和迪文。畢業後在崇基就讀，然後赴美攻讀，與方德權同校畢業，對美國的南方風土人情很是欣賞，由密西西比回港從事紡織工業創了一番事業，平生有兩好，好順妻意和好吃雲吞，近日常來他的太太改食長素，他不得不偷自獨食雲吞，情趣大減。三子各皆讀書優異，足自豪矣！

羅文坤

妻王瑜卿，一子。崇基畢業後便在港經營出入口，多年來積累有成，90年來美加定居和發展生意，在校時是田徑和籃球好手，但因業務繁忙無閒致此，來加後勸君可試“滑雪”，有倪福年夫妻在旁指導，當可領略其中樂趣。

羅柏泉

離校卅五週年！當我聽到時，心裡有了一種突然的感覺，也有了許多回憶，特別是看到了輝社離校卅週年紀念特刊，裡面刊載著很多老師，同學的照片，姓名和廣州母校的容貌。

因為中國政治浪潮的起伏，我離開了中國大陸到香港，在那裡遇見一些同學，何朝京，馮國青，林明錄，羅賢，何慶桃，鄭健衡等。在香港的新環境中，我們這一群廣州同學因為英文程度及家庭環境關係，只有少數人靠父兄的幫助繼續學業或放洋留學之外，大多數都在社會謀生。

後來我移民來了美國，為了適應生活環境，東奔西走，最後落腳三藩市，現在一家政府大型醫院工程部。其他的部門竟也有培正同學。

潘文熙

妻張瑞華 (DORA)，是文熙生意上的好助手，大女頌詩 (JOCELYN)，唸心理學系，次女頌誼 (JOANNE) 唸商業系的 MARKETING & HOSPITALITY。離開母校後，先到台灣唸紡織，移民澳洲已有十五年，現在雪梨經營海產等出入口貿易，非常成功。

應義勇 Willie Y. Ying

After graduation, worked for Cathay Pacific (國泰) and Garuda Indonesian Airways (印尼) until 1965. Enjoy particularly the opportunity of travelling around the world. In 1969, graduated from 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 (major math); then continued advanced studies in Actuarial Science & became fellow of the Society of Actuaries (人壽保險精算師). Currently worked at Amex Life Assurance Company (美國運通人壽保險公司) as vice president & chief actuarial officer in San Rafael, California. Society of Actuaries is a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consisting of 6000 fellows and recognized as the highest standard for professional actuaries worldwide.

Wife Shirley (陳麗蘋) in real estate business; son Vincent (應國智), age 21, daughter Anita (應秀莉), age 18, both in college. Reside in Marin County, California.

Hobbies: travel, hiking, gourmet cuisine, dancing and meditation.

Lived in San Francisco Bay Area since 1965. But never met any (輝社) classmates until March 1990 at the Hong Kong Schools Alumni Association annual dinner dance, when I met Kenneth Yuan (袁慶祥) -- president, San Francisco Pui Ching Alumni Association. Through Kenneth Yuan, I had reunion with 輝社 classmates residing in the Bay Area. I am particularly grateful to Edison Tseng (鄭國輝) and Henry Sun (孫必興), for their hospitality and warm welcome extended to me and my family. Since then, we managed to meet almost once every other month whenever any 輝社 classmates happened to travel through San Francisco and at other alumni functions. A lot of happy memories and wonderful renewed friendship!

Personal philosophy:

- (1) Enjoy life whenever you can and to the fullest extent possible
- (2) Aim high so that you will never get bored!

國輝兄：

三十週年紀念刊已收到。我並已匯款給胡露施。這本紀念刊不管如何，也是一件珍貴的紀念品。不過美中不足的是：1.發動的同學還是不夠廣，文章和簡歷基本上仍是以美國的特別是美西的同學為主，國內的幾乎一篇文章也沒有。香港也很少，不成比例；照片方面，港澳和國內是清一色的“大頭相”，略顯呆板。總的來說，也許穗校的同學看了會不滿足。2.編排方面，尚可以更有條理一些。再就是，所有材料完全沒有取捨，兼收並儲，比如說，在146頁出現了某同學夫人的兩張單人照。本來，同學本人照或夫婦合照完全可以，但我覺得，夫人或其他家人的單人照不宜選用。吸收今次經驗，至四十週年或五十週年時，我提議：1.提前兩年至三年發動同學，每一主要地區設一紀念刊聯絡員，（比如美，加，港，澳和國內），定期交換情況。2.盡量要每一同學都預先知道此事：不一定要有每個人的文章，但是簡歷要盡量齊備，而且還要力求文体和字數上的統一，每個簡歷附一張生活相。為要使面廣，所以一人一張（單人或包括家人）足矣。抱歉的是，我此次有兩張。是因為很早以前交了一張給廣州方面，當時我甚至未與你們認識，而認識你們之後很久，我都一直以為是兩本不同的書。3.港校，澳校，穗校在編排上最好分開，甚至可以分冊，現在互相穿插，略感雜亂，而且，因為在認識，所三十年前，大家確是出于不同的學校，當時大家互不認識，甚至大部份現在也不以也許有些同學對另一校的同學的文章和介紹不會感興趣。不過這一點卻並不是我的意願，就我個人來說，我已與你們打成一片，倒是十分樂意看到大家都同在一本書中，但我的情況是很例外的，我只是設身處地的設想可能有人有另外的看法。這個問題以後可以再討論。

下個月太浩湖之行我多半不會參加了。但到時請代我向同學們致意。
暫寫到此，祝一切好！問候各同學！

楊寵健

九〇年六月十五日

澤洲、德權、慶同三兄……

你們好。五月中與你們的見面，使我至今想起還感到激動不已。由於隨後我就去北京出差，所以也沒有及時給你們寫信。這要請你們原諒。

這次的見面是卅四年的第一次。卅四年前我們都為著各自的前途而雄心勃勃。現在我們都已開始向「老」進軍了。想起來心中感到悵然。但看到同學們都各有成就，心中也很高興。從卅週年紀念冊上看到三兄也都如此。我大學畢業後進入了工業界，在工業研究所工作，這也注定了我只能做實際工作。我本可轉到大學工作，但沒有去。現在可能晚了一些了。這次與兄等只相聚一日，實在感到可惜。只希望你們有機會再來。我如有可能去美，則能見到更多的同學，那就更好。德權兄在武漢時說到可幫助聯系之事，很感謝你的好意。但因當時未深入說，我的情況你也還不了解。只能在此多說兩句。我一直從事化工產品開發研究。主要是實驗室的研製工作。在分子化工產品和有機化學產品方面的工作。我很希望看看美國這方面工作如何。在大學或研究所都可以。德權如認為可能，可回我一信。

今年因氣候關係，大雨半月，使全國都鬧水災。湖北災情也較重。你們從報上也看到了吧。武漢尚好，主要是郊區。目前我們還好。近兩日天已晴，但溫度又急升。今天已是攝氏 30 度。武漢的夏天又開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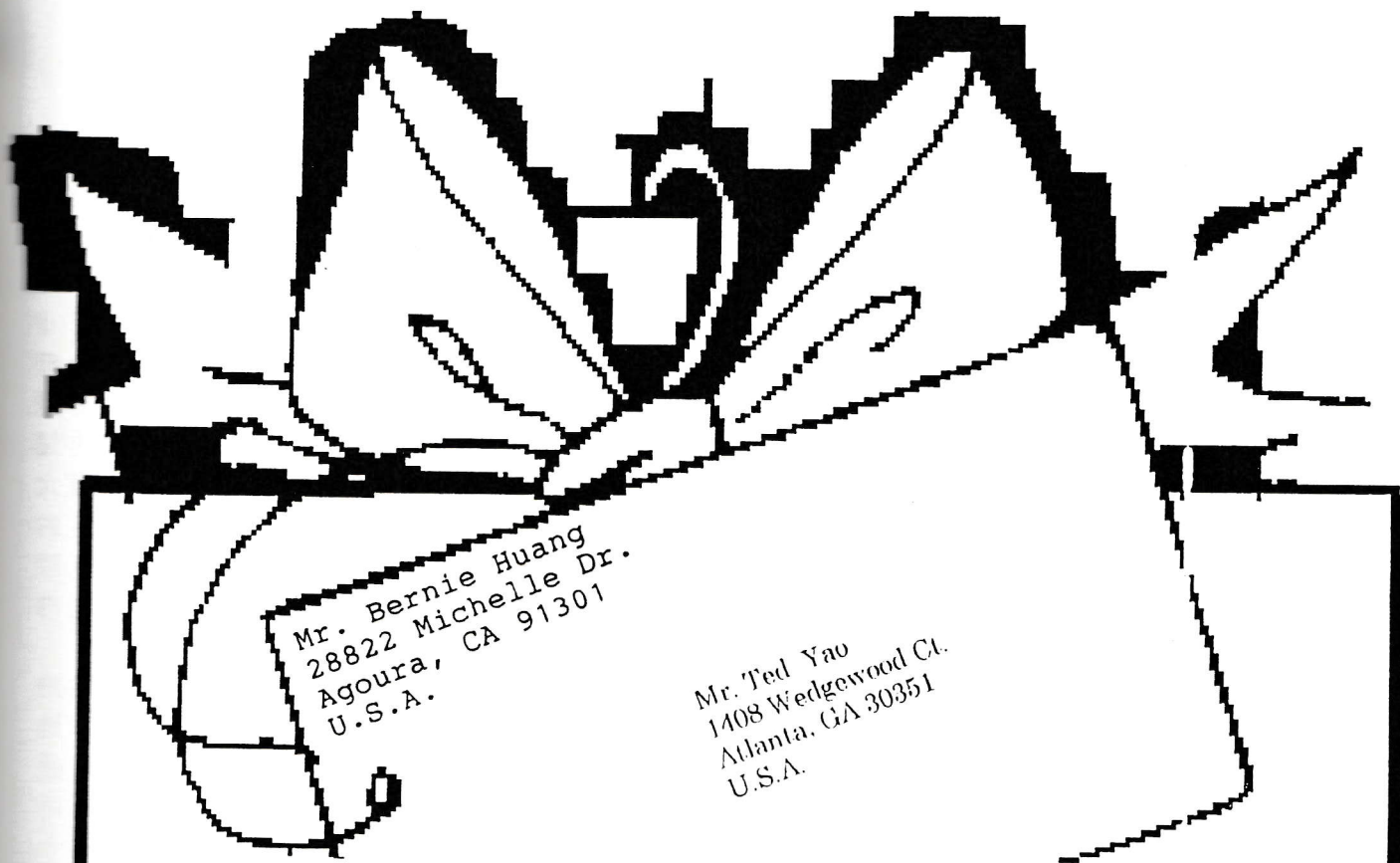
不寫了。有空望回信。

祝

好

燕懷京

九一·七·十七



Mr. Bernie Huang
28822 Michelle Dr.
Agoura, CA 91301
U.S.A.

Mr. Ted Yao
1408 Wedgwood Ct.
Atlanta, GA 30351
U.S.A.

慶同兄嫂：

逝水流年，轉瞬之間已分別十載，您們好嗎？恭賀您們已升級做了岳父母！！遙祝您們快做祖父母級！！

我門自離開 "D.C" 東岸後，曾在 "MIDDLE OF NOWHERE", "IOWA" 兩年，搬來了西岸 "L.A." 快十三年矣。雖然我們因生活太繁忙，一直沒機會再參加過 "培正同學會" 的聚會，但仍常想念大家，追憶以往每年參加聚會的歡樂，我們多次也試想過參加同學的聚會，但總因煥慶的公事忙，沒能達成心願，主因煥慶來了 "U.C.L.A." 十年來工作太繁忙，他除了要教書，做研究工作，寫書外，主因他做了兩份不同的行政人事職務，平均每月出差兩三次，因此他每天早出晚歸，工作十二小時，每週上班六天，每天除了吃與睡，甚麼時間都沒有矣，包括他以往歡喜玩玩 "乒乓球" 也已付諸流水，人為事為，似變成一個 "工作狂"！也許明年他辭掉些公務事後，希望我們再有時間去參加同學會，與大家再歡樂相聚。

"輝社卅年刊" 辦得真精彩，再接再勵真應該！主因有您們這班熱心盡力的同學，具天才的大傑作，教我們可大欣賞一番！！真抱歉，上次的 "卅週年刊" 出版前，沒寄上任何資料，煥慶因太繁忙而忘掉了這件事，當時我因家事不在家，今次再出 "卅五週年刊"，煥慶太忙，也不知道寫甚麼，因此我只找了些他出過的書資料底子印寄給您，請您代為選述好了。加上張 "全家福"，此外，寄上一百元支票捐 "培正"，因遺失了捐款通告信，繁勞您們，真謝謝，在此一併多謝您們常給我們同學的消息和像片，"培正同學會" 有您們的熱心效力，真是難能可貴！！KEEP IT UP！！

祝您們快樂

P.S. 請以最簡單代寫述

9

新芳草 (黃煥慶太太)
JULY 31, 1991

國輝同學：

上週收到輝社離校卅周年紀念特刊，我小孩剛好今年中學畢業，他只會英法德文，不會中文，已定於八月底送他到台灣台南成功大學學習中文，所以收到了紀念特刊，很有感動。

汝顯同學提出避免尷尬問題，我從未收到同學會的通知，未參加過同學會聚會。我知道有過一段時間為了生活，甚麼會議亦不想參加的痛苦，亦有一段時間，實在抽身不能，所以得有機會參加聚會實在不多，我的意見是三分之一：專題的討論或社團的活動。三分之一：小組的活動像郊遊野遊等。三分之一：全體的聚餐和遊戲等。尤其是專題的討論，像“天安門事變的後果”或者是“台灣在中國大的投資”等等。有了專題就可以正式邀請其他班級的同學參加。對本題沒有興趣的可以參加其他同時的社團活動，像博物館，SHOPPING等。有了專題便可以把專題的報告，分送其他同學，讓他們知道了聚會的情況。有了專題，便可以避免尷尬的場面。你認為如何呢？

汝顯同學亦提到避免同學通訊式的大力表揚。我是培正同學中唸過不同的大學，連一張學士的資格亦沒有的。培正通訊大力表揚動機是提高培正優越的地位，在教育上，我最討厭所謂優越學校。丹麥，瑞典，甚至瑞士，西德都沒有優越學校的成立，但他們的中等教育是最合理的。比教起來，日本東京的第一高等學校，法國的路易士中學，中國的師大附中，天津的南開中學，培正中學從五十年代起，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我可以主觀的說，培正優越的地位在逐漸地減低。所以我看了通訊後，心裡很難受。培正中學在香港比較其他中學較有深度，但深度還不夠優越的地位。我不是不贊同大力表揚，只知道大力表揚，而沒有提高優越的地位，正像共產黨的宣傳文件一樣的難受。

要有深度的教育環境，不是很容易的，像樓永靜同學提出的李俊庭老師的“戰爭”，這些老師在培正時我是“敬而畏”的，正如劉維漢老師等，其實歷史學家研究戰爭就有心得的 TOYNBEE 論著來看，李老師不得不改變他的立場，劉彩恩，朱達三老師等我是“愛而遠”的。要提高深度的確不容易。像我在培正時開始認識到“新數學”的重要，到法國巴黎時，更有比利時學派的論著，便開始有了對“新數學”的矛盾，後來西德的教育經驗，說明了新數學的苦惱。

我在日本和加拿大都工作過一年多，但對這兩個國家認識不多，因為我缺乏跟他們家庭人員的來往。我搬來波恩已有三年，這裡離開大城市科隆只有二十公里。對培正同學，尤其是同學的新一代年青人是很歡迎的，我夫妻雖然不善於交際應酬，但亦好客。

梁潔華同學舌戰群儒，我對這舌戰全無印象，只知道我們勝利了。倒是陳兆瑩同學一些不關重要的提示，十分印象深刻。像中國繪畫中空白的重要。

西德的同學還有一位張東孫同學，他畢業博士後轉到美國去，沒有交往，不知音訊。在過幾年，待兩個孩子大學有了著落，便會到中國大陸去發展中國工商業的鄉村，好在我獨來獨往習慣來了。去了大陸幾次，印象十分惡劣。你看過 KUROSAWA 黑澤的“七武士”片嗎？心情很接近到大陸去。請你問候朱伯衡，黃開旺，孫必興等等。

祝康健！

弟

桂生 於波恩

露施：

妳好！在這個時候，收到你的信，又收到懷京的來信，心中百感交集，你們給了我現在最需要的關心和鼓勵，夜深人靜，右胸痛得極難受，起身吃止痛藥，我的右手已開始發麻，我想應當抓紧時間回信給你，我能提起筆來的時間或許不多了。

今年初發病，六月二十三日開刀切除右肺病葉，我以為總可以拖上兩三年，初時所有檢查，包括在廣州腫瘤醫院的檢查都正常，但是只有一個月左右的平靜，右胸前後又開始痛了，醫生顯然攪不清問題，有認為是骨轉變，反正糊塗地在一些痛的地方開展電療，效果可想而知了，我在香港浸會醫院治理，他們收費十分貴，但工作並不很認真，我並不責怪醫生，病人太多了，醫生太多工作。

我現在爭扎著要生存下去，但死神似乎又不輕易放過我，我經常思潮起伏，這個時候，不必要再說一些偉大的空話，我是人，一個七情六慾並有血肉之軀，所有得到絕症的人，那種否定和無奈，恨和愛，希望和失望，表面鎮靜和內心的害怕，難以用筆來形容了，最後如何，我聽病友說，病人在離去時對他周圍的事，包括朋友，親人，都不會想到，只想到眼前兩分鐘的問題，只感到慘痛，最後連痛都感不到，只想到眼前一兩分鐘的問題，只感到慘痛，最後連痛都感不到，病人會感到無比的快樂，精神會飛離他的肉體，在高處看著人間的一切。我到現在一切還能自理，並不希望末日太早到來，很快可能到求生不能，求死不易的絕境了。

你是一個有豐富感情的人，上面的這些話可能對你刺激太大了，不過世界上永恆的東西本來就沒有，對世上的一切，不在乎天長地久，只在乎曾應經擁有，回想自己的一生，像詩，也像夢，回港初期，我似乎後悔自己青年回大陸工作的行動，後來在圖書館工作，看了很多書，很多歷史人物其實都像我們一樣，實在不必後悔。我們這班回去的人不是志士，不是義士，可能是受害者，但是都在一定的歷史時期環境下做了應當作的工作，我們應當引以為榮，引以為快。

不想多寫了，希望你保重身體，你身體似乎不太好，要多加保重，人過中年，一切不必強求，人在離去的時候，甚麼都不能帶去。

請代問蘭施好。

祝快樂！

若憲

九零年十月十一日

果行學兄如晤：

你好吧！前奉上一函，內有已竊改了兄之英文自我介紹，諒已收到。最近又蒙惠來散文大作。弟看後覺得兄英譯之佛語十二則很好，英文能表達中文原意，並無不妥之處，但如原文有隱喻，這就要懂佛學的人才能領悟，此非弟之能力所及也。我對毛澤東作品認識淺，無法評論他的文學修養好，這是毫無疑問的。但中國領袖們均有“文膽”：帝王文膽是太監們；毛澤東之文膽是陳伯達；蔣介石之文膽是陳布雷，陶希聖，“唐人”等。（其實洋人也是一樣；美國那有總統自己寫講詞的？）故毛作中或會有（毛之）文膽傑作。但佳作“長征”則是毛之親作。可惜這詩是寫於脫險後，而非戰地揮毫。至於兄所提及乾隆“十全老人”，此與兄之武術正如風牛馬之不相及，亦與任何現代人不相配也，如不嫌嘮叨，請看下一段。

乾隆之“十全老人”其實是“十惡老人”！他列舉的十個武功無一不是屠殺。柏楊先生在“中國人史綱”中已把它們罵得一文不值。但柏楊還是厚道的。他把十全歸功為一全，即“平準噶爾”（但這是滅族性之大屠殺）。以愚見來說，完全否定十全也不難。其一，“武”字之主要成份是“止”及“弋”（戈之省文），即“武力止干戈”也。武力是適可而止，是為大眾之幸福，而非濫殺。故武是和平字眼而非暴力的。康熙字典雖然未正式把“武”字拆開，而其解釋則是上文所說的。弘曆帝沒有好好的研究他爺爺之字典而妄談武功。古之善用武的領袖實不多見。我可舉出下列數位：黃帝，成湯子天乙，商高宗子武丁，周武王（武王伐紂中發揮了偉大之戰爭哲學，姬發應以武王之廟號為榮。）趙武靈王趙何，唐太宗（外人悅服，尊他為天可汗）。宋太祖（杯酒釋兵權）。那有弘曆的份兒？其二，無論乾隆之功業如何偉大，他只是奮五世（太祖，太宗，世祖，聖祖，世宗）之餘蔭而已，而非自創新業。請細看中國人口數字：明末崇禎年間，中國面積三百五十萬方公里，人口六千五百萬；清世祖時二千一百萬；乾隆四十八年，中國面積一千三百萬方公里，人口銳降至二千八百萬。這些人口數字已足證明“五世”及乾隆之功業是屠殺而已！

要批評弘曆之功過實在是很複雜的，他開拓了領土，為中國鞏固西面之屏障。後半期則政治大壞，把一百二十年前之腐敗復燃，以至國力大減，竟令清朝于數十年後敗於英人發動之鴉片戰爭，此是人所共知，他本人精於文字，故對“文字獄”亦比以前之帝王更深入，是時人均不感談政治，而專致力古代文字之研究，如經籍，古文，書法等，使清人在這方面大放光彩。但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中國人之國文程度已銳減，故清人之影響力已漸式微。幸而書法仍有些微之影響力，因無論寫毛筆字或原子筆字均是書法也。現代許多書法家還是繼承此一系統，而清代之大書法家是在乾隆時培養的，他們或成名於乾隆時，或生於該時而成名於後，當然研究清代文教影響是要分析由一六四四年至現在之史實，這是談何容易之事，文學上之成就可算是乾隆施政之建設性一面。但別忘了，這還是由血腥的文字獄教訓出來的，而非如唐時天下太平而產生之文化高峰。未知兄對以上之謬論有何意見？敬請賜教。

祝

快樂

學弟

仲宏上 八九.十.廿七

果行學兄如晤：

去年十月底連接來信兩封，一一明悉。以前弟亦曾付上一信，其中略為討論兄將要登於校刊的稿，諒已妥收。

兄以短短練習時間，而參加長跑，竟能名列前茅，為中國爭光不少。預祝你明年拿到錦標。兄又熱心於少數民族裔利益，在 TASK FORCE 上發言。有此類組織設立，顯示新州對少數民族的重視，未知貴州東方人的數量及他們之遭遇如何？我已看過 TASK FORCE 成員名單，可惜委員全是西方人名字。如要改善少數族裔待遇，委員會實應有東方人，因東方人會了解同族人的困難。未知兄有沒有想過“毛遂自薦”？

“亞塞拜然共和國”，這個名詞，首先由林天蔚老師在“世界地理”課中教我們的。大家都知道“塞”應讀破音作“菜”，“賽”。老師喜用唇音說“賽”（你應記得），這使我對這共和國留有深刻印象。在這卅年中，這共和國是寂寂無名。但早數天我在英文報紙上看到 Azerbaijan 的種族衝突消息。奇怪的，我竟能立刻說出中文“亞塞拜然”。後來我因事經過唐人街，順便買份中文報紙。細看之下，竟然看見“亞塞拜然共和國”的名字，證明我的記憶毫無差錯。當時林老師還教其他蘇聯的亞洲共和國的地理。但它們不是斯拉夫名，就是回教名，佶屈聱牙，念了又念，也還不太記得。考完試後，恨不得把它們全部忘光了。但亞塞拜然則是例外，現仍能隨口而出，實應拜“塞”，“賽”以唇音讀之故。記得當時有個運動會，在某一場合中，大家不約而同的用老師口音說“比賽”。他不但沒有發怒，反而用正統廣州音說“比賽”。但我們還是效法他的唇音說“比賽”。如此他重覆說了數次“比賽”，我們也和說幾個“比賽”。結果他說的是純正廣州音“比賽”，而同學們反而如癡如醉地說有鄉音的“比賽”。

看了以上一段笑話，料兄也有懷舊的感覺吧！

就此擱筆，並祝

進步

學弟

雷仲宏上

九零年一月十八日

後記：雷仲宏就此向林老師致意。諧音的確可幫助記憶，成功的例子很多，如張啓溥老師的“夾衲蓋美女，...”。從東歐朋友中獲悉，Azerbaijan 源於伊朗語；有數個譯名，林老師採用“亞塞拜然”。

果行學兄如面：

自香港畢業闊別，不覺卅二載，並無與兄聯絡，遺憾之至。以前從譚偉贊學長處得悉兄在新澤西州工作，事業及家庭均美滿，令我羨慕不已。八七年秋獲贈大作“醒獅語集”，早已閱讀完畢。本應早日回覆，一方面向兄致賀佳作及請教，另一方面表示一點拙見。奈因當時忙碌及心情欠佳，未能如願，後來頸部及手硬化疼痛，故延至現在才回覆，希為見諒。

兄著之大作目的是警惕華裔之處世及振奮中華民族之團結，以免再受外人歧視及欺負，令人感動不已。弟讀完後，願將一些感想及拙見陳述，望兄還賜教，如有冒犯之處，望多多包涵，弟對事會有偏差，而對兄實無偏見，請勿介意。

兄因受貴公司之不平等待遇，而公司又不肯承認錯誤及改善，以致迫於無奈與公司打官司。前後奮鬥九年，終於得到正義的代價，令人知道中華兒女之不可以任意凌辱欺侮。兄可算是有心人也。換以其他華裔人士，他們或認命吞聲忍氣，或捱不住精神壓力而令官司半途而廢，或另謀高就，而兄竟能持久如初，亦有賴於梁太太之忍耐。她雖未直接參與官司之策劃，然亦未有微詞，此等於對你鼓勵。如果是其他太太，她們一定不肯讓丈夫冒此風險。

綜合兄之策略，華人要提高地位就要團結，積極參加政事，辦事要有原則，據理力爭，不能緘默認命。這些原則都是對的，但實行就不容易了，尤其是團結這問題，為甚麼中國人不團結？我認為大家先有一個目標（你叫這目標作主義也好，理想也好，原則也好。）人人都喜歡這目標，又肯為這個目標奮鬥及願付出代價。這代價不一定是犧牲性命（在北美洲無此必要），獻出人力，物力及財產也算是代價。這個聯繫著中國民族的目標，應是政治的或宗教的，不談政治及宗教，便無法使中華民族團結。請勿誤會，我並不是借此宣揚某種政治或宗教。宗教的英文廣義解釋是 A way of life，實際上它已包括宗教，非宗教，政治等等了。讓我舉些例子。猶太人亡國二千餘年，他們散居於各大洲。言語與風俗均各異，甚至已與當地居民同化，變成了黑人或黃種人。（不知從何時開始河南開封已有猶太人，宋太祖賜以漢姓，以趙為最大，他們樣子像中國人，但宗教未被同化），但他們的宗教仍是猶太教，就是靠此信仰，最後仍能重建以色列國。我曾向猶太人詢及此事，她說：現在以色列境內許多人都信猶太教。如果此種信仰動搖發生在數十年前，猶太人必無法於第二次大戰後建立以色列。另外一個例子是日本人，他們靠軍國主義的目標而能強盛，後來竟能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至於中國人呢，現在暫無一個目標可把民族聯結起來。最近中國大陸民運失敗，海外的人已較團結於‘民主’這目標之下，不管你喜歡這目標也好，不喜歡也好，它起碼能團結一部份華裔。但中國人做事都是五分鐘熱度，這種團結能持續多久仍是未知數。中國人應向猶太人及日本人（日本國內之口人，非北美洲之口人）學習團結！

“文化包袱”P 博士說中國人背著文化包袱。不錯，中國人喜歡誇耀祖先過去的光榮，但眩耀一下以鼓勵上進又何妨？照我意見，‘文化包袱’與‘不團結’是分不開的。我所指的‘文化包袱’是封建思想及儒家思想。我並非反對周公或孔子，他們是偉大思想家，但可惜後人濫用他們的思想。譬如倫理思想是好，可以維繫家庭，但許多人為了維護整個家族利益，以至偏袒自己人，使是非顛倒，所謂‘家醜不出外傳’也。歷代的政治家均以這種思想來

統治，一方面麻醉人民思想，一方面分化大眾的團結。舉個明顯的例子：以前謀反是滅三族，小事亦有可能牽連親人，知情而不報亦有罪。基於倫理觀念，誰願意自己及親人受無辜的涉及，最好是各人自掃門前雪，以免受牽連，這還不是養成‘不團結’的習慣嗎？封建及儒家不應全廢，但應該改良。但中國的統治者，現代的及以前的，誰願意改良人的思想而動搖自己的統治？

書本體裁問題。這本書呼籲中國人團結，正直，遇事不亢不卑，對象是海外及港澳人士。你看海外看的甚麼書？大部份人去書局買報紙，小說，娛樂雜誌，成人雜誌。有價值的文學書都是空置於書架上而為塵繭所蔽。我認為以連續小說形式出版，可增加閱讀人數，當然效果會更佳。例如以警世為主題，以小說兼有武俠成份，以兄經湛之武術，寫起來定會出神入化。

兄所說應要參加當地政治才能提高中國人地位。這點一些也沒有錯。書中所說的陳婷婷等運動高手，為美國華人爭光。但在白人眼中，此種榮耀只是個人的及暫時的。美國黑人運動健將多著呢，戰後初期為美國拿到許多世運金牌，但黑人地位並未因此而提高。加拿大最近一場風波是禁止部份中藥入境。當歸算是有毒，何濟公，檸檬精，十靈丹均不准入境，因沒有 Registration Number。華人抗議，但效果不好，政客說：“你們華人只有十份一人投票，對政治不能舉足輕重！”

兄之朋友說華人爭光就要寄望下一代，故要盡力栽培兒子。但願栽培的是會說中文的美國人。許多人望子成龍，盡量灌注知識，帶孩子去參加 Summer Camp 等課外活動，但忽略了孩子的中國話。大城市多有中文班，但許多家長都不送子女去上中文課。即使孩子長大後，事業有成就，但因不懂中文或對中國人誣讒，洋人只當他是洋人。事業成就是他個人成就，對中國人地位仍是無助的。

孫中山先生雖有缺點，如做事雙重標準，但仍是偉大的革命家。你引用他的話，可收警世之效。至於楊振寧博士呢，他的物理知識令人佩服得五體投地，但他的政治意見呢，則是見仁見智。（料兄有聽過他的演說吧！）“東主的千金”廿年前兄大概是年少氣盛，因她認為自己是美國人，而對她仇視。她生於美國，不是美國人是甚麼？何況“現代龍種”還有陳列入美籍的好處呢，香港新界祖傳數代的人都自認為香港人，而不需說是寶安縣的‘客家佬’。“君子國”這個故事本是烏拖邦。但使局部地區短暫大治是可以的。春秋時孔子治國三月，夜不閉戶。周朝未滅紂前傳說賣者嫌開價太高，買者嫌開價太低；老人行路兩手都是空空的，少年都爭著替他們拿東西。但魯國相當於現代幾個縣；而周當時只盤據岐山附近，面積比珠江三角洲還小。

“童年時代的香港”，我們的童年都是在日本人的鐵蹄下渡過。兄所寫日戰時的生活應帶回童年的回憶。但未知能否喚醒青年；他們那知戰火的痛苦？甚至中國的中年人也把大戰忘得一乾二淨的去崇日，以會用日本貨為榮呢！

以上只是我個人之愚見，還望兄能賜教。

並祝

愉快

學弟

雷仲宏上 八九.八.八日

國輝兄：

周末接來大函，並有兄之稿件“李泌論”及“預言，自由意志，第四空間”，謝謝。

四月卅日付上拙稿“在北美洲教孩子中文雜談”及已略更改之兩封信，料即將收到，祈查閱。現奉上弟之全家合照一張，是作“三十五年刊”用的。拙文所說及教孩子中文事，這是見仁見智之事，不一定有代表性。所說的是本人所經歷而已。如蒙登於卅五年刊，同學們看後而認為有參考之處，這才投稿於“三藩市培正同學會”年刊。兄之意見如何？

自接兄信後，即與鑑源兄聯絡。我們認為相片之事，以各人自寄與兄為宜。如由一人搜集相片，可能反而耽誤時間。鑑源兄已用電話通知了大部份安省同學，囑各人自寄相片給兄。我打電話給李佐明，他說他是藥劑師，住於大多倫多市北部小鎮，往多倫多市需二時多之汽車路程，馮津是牧師，任職於 Brampton Chinese Baptist Church。我打兩次電話給他，但他都不在家，兩次我都留下消息給他家人以代轉，諒他已明白需要照片這回事了。未知兄所需的資料，就是馮津及李佐明的？

兄刊印‘三十五年刊’，實在費了許多心血，不應在錢財上有虧損。如印好後，發現‘蝕’了，還是請同學們設法為宜。又蒙兄要給我‘三十年刊’一本，謝謝美意。但這是兄唯一的‘三十年刊’。其實兄應自己保留一份的。讓我再向美東同學查詢，看看有沒有剩餘的刊，將來再與兄聯絡。

好，不多寫了，並祝
愉快

弟

仲宏

九二年五月四日

林輝天
、夫人顯家
潘靜、夫和蔚
觀、善婦胡老
合社、露師
照袁王施在
慶曦、鄭
祥光何國



剖 貓 記

何汝顯

一九九一年九月初，路過香港，得到吳詒憲同學去世的消息，雖然不能說是一件意外的事（因為我在五月時與吳詒憲見過面），但心裏有一種說不出的惆悵，想坐下來寫一點東西記念我這一位在培正中學時代的“死黨”，但又不知從何說起，就讓這件事無聲無息地過去吧，但心裏又很不舒服。結果在這種矛盾的心情下，胡亂地寫一點東西，為了紀念這位亡友，也為了自己要放下心裡的擔子，如果其他人看到這些文字後，可能有不良的反應的話，也只能順其自然了。

* * * *

大約三十六年前吧，我們在培正高中一年級上生物課，吳詒憲就坐在我座位的後面，我們兩人都對生物有濃厚的興趣，而且我們是“死黨”——特別要好的朋友，及在一起闖禍的意思，我們常在吳詒憲家附近九龍塘的山上採生物標本及做各種奇怪的實驗。正好高中一上生物課時老師注重很多形式上的教育，例如用全部英文課本，當時我們的英文程度比不上外國的小學生，查英文生字所花的時間比學生物理論的時間多出數倍，而且不停地要我們畫顯微鏡的圖形 REPEAT 再 REPEAT，（重畫）我們認為這對研究光學儀器的學生來說可能是正確的教材，但不知道與生物課有何關係，大部份的同學從此對生物課有很大的反感，對生物老師亦同樣憎惡，作出在老師背後扮鬼臉，畫烏龜等消極的反抗行為。

吳詒憲和我卻希望做一點比較積極的反抗動作，最好能夠做一些有關生物的實驗，連老師都不能做到的事情，可以向老師“示威”。

終於吳詒憲想到一個計劃，我們將家裡一隻貓“開刀”，將貓膽拿出來，然後再將傷口縫上，止血消毒後一切內臟放回原位，而且貓以後一定要正常生活，我們相信一個中學生物老師及培正當時的“生物館”不可能有這樣的“高科技”。通常在課室中我們只能解剖那些已死去多時的蚯蚓而已，這樣如果我們實驗成功，一定可以向老師“示威”，證明我們雖然顯微鏡畫得不像，但是做其他生物實驗的技術比生物老師有過之而無不及。

事情是決定下來了，但進行這件事也並不簡單，例如一定要先下麻醉藥，否則貓亂跳亂叫，還能找到“膽”在那裡？所以首先去找麻醉藥，（中學生能買到的），另外我們知道劑量如果太大，那貓就會返魂無術，如果劑量太低，工作



到一半的時候貓醒來也是前功盡棄，而圖書館裏的資料也全是“人”的劑量，沒有“貓”的劑量，（後來終於用人體重量及貓體重量作比例去找出劑量），另外貓體內有多少層“皮”，“肉”及“膜”我們都弄不清楚，唯有到圖書館再去找書，（幸好我長兄在醫學院上課，他給我們很多寶貴資料），四個月過去了，吳

詒憲的筆記本寫得滿滿的，我們閉起眼睛也能夠看到貓的內臟及腹肌層次的圖畫，但我們還沒有一個人真的看過貓肚子裏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

另外一個問題是收集“開刀”的儀器及藥品，從“抗生素”到“貓腸線”不一而足，要知道吳詒憲是“愛貓者”，今日所謂“ANIMAL'S RIGHT ACTIVIST”，他絕不讓我們“亂搞”，書裏面說“人”開刀時所需要的藥物及工具，貓亦同樣需要，一律不能偷工減料，因此收集用具及藥物時更加困難重重，財政上不足，只能用“借”，“捐”，“贈”等方法去張羅，預定時間終於到了，我們在“當貓口”那天還請了幾位其他“死黨”來幫忙，在我的記憶中好像有王曦光，樓永靜等幾位。

因為吳詒憲事前準備周到，我們這次手術是百分之百成功，貓的膽被我們順利地割下，放在標本版內，貓體內的管道都重新接好，腹肌，皮等等都重新縫好，所用的“貓腸線”有一個好處，我們不需要再去“拆線”了。

兩星期後，我們看到貓完全回復正常生活，便帶了這小動物，拿著瓶子裡的膽，一起到生物老師那裏去談經驗。如果說這次手術是前所未有的成功，那麼這次“示威”可以說是前所未有的失敗。其他細節現在已經不能追憶，我只記得老師完全沒有肯定我們這個實驗，他給我們的評語只有“百厭”兩字而已。這次生物老師完全勝利了，我們只好垂頭喪氣地回家。

後記

- (1) 自從這一件事發生之後，我對生物可以說完全心灰意冷，大學時，進入電機系，以後三十年從事電子工作來糊口，再也不敢與生物有關的事打交道。
- (2) 吳詒憲受了這次打擊後，仍不改變初衷，到大學時選讀生物系，不顧外界條件的惡劣，仍然與各種“虫害”搏鬥，他的勇氣及百折不撓的精神實在值得敬佩，以我所知，他是經過高一生物課這樣驚險場面之後仍然有勇氣進大學主修生物的唯一輝社同學。
- (3) 聽說生物老師亦已退休，在洛杉磯某餐館裏管理財務。
- (4) 噢！差一點忘記了報告小花貓的結局，當我離開香港時（1957年）特地去吳詒憲九龍塘家去探訪小貓，那時離我們動手術的時間已經有兩年了，牠還十活躍，看到我來牠一下爬到樹上去，無論如何不肯下來和我們接近，拿各種牠平常最喜歡吃的食物作餌也始終不能使牠從樹上下來，這可能是我們用麻醉劑量計算錯誤的結果，因為在手術進行中，牠沒有得到完全的麻醉，可能我們的相貌已在貓的記憶中留下不可磨滅的印像了。

已經是三十年前的事了，但這位和我一起闖禍的死黨吳詒憲，仍然在我腦海裡有一個不可磨滅的印像。

1991, 12, 1





我所知道的吳詒憲

吳詒憲離開我們了，但他的笑咪咪的形象仍時時出現在我腦海中。

最後一次見到他是一九九〇年五月我回香港探望母親，當時我約了李福麟，陳子堅及他到我家來談話，那時他剛在九龍城買了屋，在香港大會堂管理圖書的工作也相當順利，家庭融洽，他的精神十分飽滿開朗，我實在為他高興，好像有一種苦盡甘來的感覺。一個月後，姚慶同到香港去，他因手痛不能去見面，而八月份何汝顯去香港回來，便告知我說，“和尚（相信沒有人不知道吳詒憲綽號和尚）因肺癌切除一邊肺葉，但他還是到旅館來看我。”那時我是很擔心的，但心想癌症雖然是頭號病魔，但一般人都可以有幾年時間的。我即刻寫信去，兩個月後他的來信已談到他是極力與死神搏鬥，但死神卻似乎不放過他。再復幾個月，我和他通了電話，他的聲音已非常微弱，他說，“止痛藥使我整天迷迷糊糊，稍清醒時又好痛好痛”。我只能說，“我知道，我知道”，我不是一個會安慰人的人，在那時更是說不下去了。五月份，也就是我最後見他的一年後，樓永祥，李澤洲等一行人在去長江三峽旅遊之前去見他，他只剩下皮包骨，奄奄一息了。半個月後，他終於解脫。相信見過他最後一面的人，也深深有一種解脫的感覺。吳詒憲，請安息吧！你受的折磨已夠多了。

在培正時，他家住九龍塘，我們都認為他是富家子弟。畢業了，他考入廣州的華南農學院讀農科的植物保護專業，讀書期間，因為都在廣州，我們時有見面。六一年他畢業之後，直到七九年在香港纔又重逢。這期間他在粵北貧瘠的韶關地區農村工作，我們間或有通訊。他所在的地區，大學畢業的農業人員極少，所以他不時要到鄉下去協助解決和改進農業的問題，一年之內只有短短的時間與家人在一起。在鄉下，他住在最貧苦的農民家裡，過著艱苦的生活，但落後的耕作改進了，虫害消滅了，產量提高了。他的情緒是高昂的，好似這種精神上的報酬已經夠了。多年的實踐，他的業務是相當好的，有幾篇文章發表在農業雜誌上。但是，我不知道這種艱苦漂泊的生活，對他後來的疾病是否形成一種潛在的因素。

一九七八年左右，我接到他的一封信，說幾經反復考慮，他決定還是回到香港去，那時痛苦與無耐的心情，盡流露於字裡行間，我的感覺是，他一定有不得已的苦衷纔拋開自己的理想。對他來說，香港是不是更好，並不是一個肯定的答案。不過兩年後，我也步了他的後塵，經歷著相同的心路歷程，離開了自己的“理想”回到現實中來，那麼我的苦衷又是甚麼呢？

吳詒憲仍然可以說是一個沉默寡言的人，不過說起話來，卻十分激昂，決不輕易改變自己的觀點，引經據典。但與朋友相交，卻是十分真誠，我從未聽說他對任何人發過脾氣，或議論過任何人的短處，這種朋友是不可多得的，但他已去了。人生的每一個重要步驟，相信每個人都是相同的（這可說是最平等的了），在我們前面，是平坦還是崎嶇，都只能走下去，如果我們可以攜手，得到更多一點的鼓勵和安慰，起碼在心靈上會充實一點。

胡露施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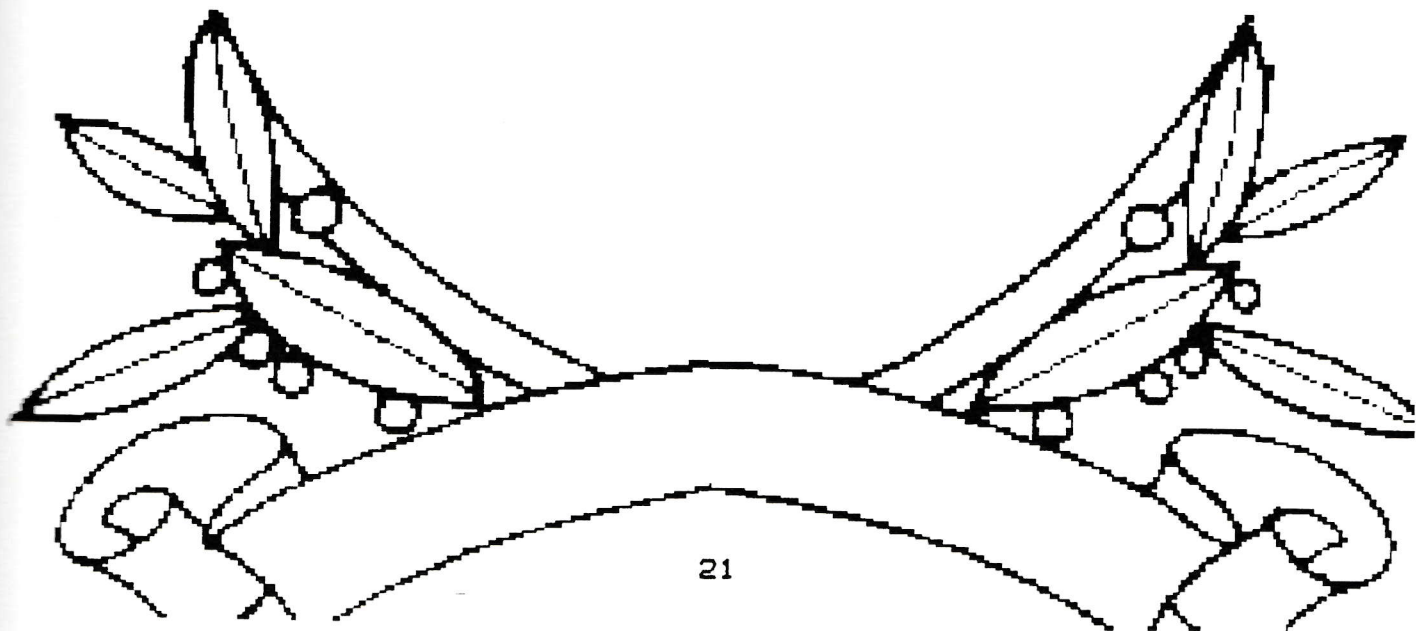


追憶吳詒憲

我和吳詒憲也有一段煙火緣，初三善班我便和他一起，高一善班我們也在一起，我一開始便對生物有濃厚的興趣，開學的第一二月我倆往學生書店買了有關切片的技術書籍，我星期六，日便騎單車到他家去觀察和畫圖，和尚的爸爸十分鼓勵我們，特別買了一架顯微鏡給和尚作實驗，他的父親另外更指導了我有關攝影和沖晒的技術，怎知我所繪的圖片全被生物佬 REPEAT 和嘲笑，氣得我斷然放棄而致力少年團的活動，高二時善班沒有了，我們部份進入愛班，而餘下的進入了光班，我和吳詒憲便不相會，但兩年的報聖誕佳音他都有參加，我們倆多行在一起，我的唱歌比他高，但他音準，興趣濃，最記得的是在報佳音前林子豐校長招待我們一班少年團團友在他家吃夜粥，和尚在百多同學中單人走前向林校長祝聖誕快樂，我深佩其英雄膽色，後來他告知他父親和林校長在商業上是相識，是其父命，他才有此膽色，他的為人爽直和坦誠，三十年令我不忘。

畢業後我在浸會讀了一年，受了一年任國榮教授和新上任在培正任教的何妙妙生物老師的影響，我對生物的興趣再度燃起來，至今不減，浸會時和尚的妹妹吳佩瑤（培道畢業）和我同一系，由于她和我姊姊是同一班，故此我們常有交往，後來吳佩瑤和浸會的一位高才生張哲民在美談愛，相戀，結婚和生子，我都有機會 MONITOR，三十多年來我都是間接的從他的妹妹中而知他訊息，和尚回港後我兩次經港都苦無他的地址（根德道？號）而沒會上，可惜可惜！

遂業於 1992.2



懷念畢慧瓊同學的貢獻

--- 單瓊珠 ---

在港澳的輝社同學中都熟識‘亞畢’，她講話爽快，聲音清脆，當她通知有關輝社活動時，說話中總帶著一種無形的說服力，你自然會答應她前往參加的。在她出任社的工作以後，短短的幾年中，她把同學們都聯絡得非常緊密，而且對各地同學的消息也傳遞得很快，使同學們都可以重拾中學時代的友誼。

她是我小學，中學時代在澳門的同窗，她有很多位兄弟姐妹都在培正就讀，記得她小的時候，並不是那麼好動的一個，但二十多年後的她竟是一個社交活躍份子，對於各行各業的門路都通曉非常，後期改行做旅行社工作後，更為同學們帶來了很多的服務，無論在港或海外的同學要回國觀光，皆由她一手包辦，真是價廉物美，非常妥當。

每次有同學從外地回港或出國等，皆由她召集同學進行歡迎或歡送之聚會。記得我移民美國前亦由她安排一歡送會，一切情境猶在眼前，最難忘的是她謹慎誠懇的叮囑，（因為我離港前工作忙碌，身體欠佳，要入院作手術），“到美國後，要注意身體，千萬勿過勞！一切安頓好即寫信來告知，免我們掛心！”此話到現在仍然在心裡存著感激，如今移民到美已經兩年多了，也是第二次在美過聖誕，頃接鈞賢同學寄來之聖誕咭，內有簡單字句告知近況，字裡行間竟有“大畢已於十月去世”。我心裡實在有說不出的懷疑，究竟是何事呢？是“亞畢”嗎？簡直不能相信。即電其他同學求証，也不得要領。事隔數日，接獲其妹慧瑤之來信，得知詳情，實患腹膜炎而去世，真是意外，難以接受，耐何已成事實，但願在天上的父接納她的靈魂，讓我們在天父的國度裡再相見吧！



君士但丁堡情懷

--- 天涯過客 ---

闊別了二十年，我重臨這歷史名城伊士坦堡，一九八七年九月廿三日深夜十一時，汽船從保加利亞的海港灣拿（VARNA）啓航，在夜色深沉中衝出黑海，翌日上午十時，在甲板上遠眺，波斯普魯斯海峽（BOSPORUS）已在望。啊！“二十年勝地重遊，雲外神仙應識我；四百里晴天一覽，湖邊風月最宜秋。”船開進了海峽，兩岸都是堡壘，砲台的遺跡，目睹這些破壁頽垣，使我領略到這古城已經過了二千年的劫灰，而我個人的二十年滄桑變幻，豈不是微不足道嗎？

從海上遠眺伊士坦堡的城廓，這大都會輝煌而壯麗的城邑令人目眩，誰人能忘懷君士但丁堡呢？看！那不是頗富詩情畫意的嗎：在烈日下浮沉在波斯普魯斯海峽的碧波中；在暮色蒼茫時獨立在金角灣（GOLDEN HORN）的長橋上，還有月亮靜靜地照射著太子島；飛雪輕輕地抹過拜占庭古堡（BYZANTIUM CASTLE），小巷內吉卜賽姑娘的歌聲；大道上土耳其馬車的輪印，千百個回教寺塔尖上的夕陽；馬爾馬拉海（SEA OF MARMARA）浪尖上的新月... 太多情景使人縈念了！

我在伊士坦堡磚塊鋪成的路上徘徊，聽到出港遠航巨輪的笛聲，想著又有多少人離開了這裡“隨波逐流”了。遙望天際，看不盡的亞洲歐洲大陸，數不完的塔尖教堂，遊子不禁喃喃自語：“再會吧，美麗的君士但丁堡！”

遠行的船隻在夕陽下漸漸在消失。古舊的漁舟在暮色裡慢慢駛回，葛拉他長橋（GALATA BRIDGE）上的燈火大亮，虔誠的回教徒在蘇丹穆罕默德寺（BLUE MOSQUE）下祈禱，他們的沉吟迴蕩在空曠的長廊上。

入夜以後，燈火通明的街道擠滿了喧嘩的人群，在星火閃爍的海邊見到了霞影雙雙，聽到了情語如絃，而我這天涯流浪客，漫無目的地到處穿插，此情此景，正如黃仲則說的：“獨立市橋人不識，一星如月望多時。”那時，在這擁有數百萬人的港市中，那數以千計的小茶館，早已擁塞得水洩不通，一股無名的寂寞，湧上心頭，真是“客心何事轉淒然”了。

夜深了，靜靜的波斯普魯斯海峽兩岸，一望無邊，東岸的亞洲，西岸的歐洲，都被寧謐的微波衝激著，誰知道這海面載過了多少百戰榮歸奧托曼帝國（OTTOMAN EMPIRE）的戰艦，沉沒了多少十字軍的甲冑？當然，這些屬於幾百年前不同民族的榮哀，都隨海峽的浪花消逝，只留下這萬古江山，給歷史愛好者憑弔吧。

東方市集的櫺窗都閃耀著刺眼的光輝，金的也好，銀的也好，到處是數不盡的珍玩古董，看不完的精美土產，集內的街道，像蚯蚓般的狹長和迴旋，踏足進去，如入迷宮，令我流連忘返，出來集外的大廣場，遠望海上來去匆匆的巨輪，街頭往來穿馳的車輛，我驀然驚異：“君士但丁堡呀！你不愧是“東羅馬的后冕”，你的確是神奇美妙，秀麗非凡。”我不禁對此地歷史追懷...

從一〇九六到一二〇三，四次十字軍東征勇士的戰船，隨著慷慨悲壯的號角，曾在漁火明滅的海面飄浮，“征服者”蘇丹穆罕默德二世（SULTAN MUHAMMAD）率領精悍的土耳其壯丁，從小亞細亞的荒原來到海峽西岸歐洲圍攻君士但丁堡，經過五十三天浴血苦戰，此名城在一四五三年五月陷落，東羅馬遂告滅亡，於是星月交輝的奧托曼帝國旗幟飄揚在伊士坦堡城頭，城下平添了無數英雄的血淚。

而“逝者如斯，未嘗往也，盈虛者若彼，卒莫消長也。”這千年來的歷史名都，雖飽經戰火，今天仍兀立在歐洲之界，城內撒滿了班班點點的歷史痕跡，例如十三世紀前查士丁尼大帝（JUSTINIAN）所建的那座地下水庫和君士但丁大帝在三六四年所立的龐大輸水管的遺跡，這些都是使人難以忘懷的奇觀。

在建築宏偉的考古學博物管裡，存放著亞歷山大的石棺，棺上雕飾著駿馬奔馳，槍箭交加的古戰場，令我發出“江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的嘆息。亞歷山大的勲業，早已灰飛煙滅，但其石棺存在城內，也使名城添色，史冊彌彰。

托普卡拍土國（TOPAKI PALACE）故宮博物館內存有整套套元，明，清朝精美瓷器，我很自然理會到君士但丁堡是絲綢之路的西方終點，和東方終點長安相隔遙遙萬里，古時驟馬駱駝行列，要花四五年方能抵達彼方，而我在個多月後，火車旅程便到西安了。

每日清晨，有無數漁舟浮蕩在葛拉他的長橋前馬爾馬拉海綠波閃耀的水面上。遠處有太子島青翠茂密的山峰，在晨光照散的薄霧裡漸漸浮現，街頭電車的鈴聲響了。海灣裡，出港的船隻煙囪上冒出一縷縷輕煙，慢慢的飄散在千萬座回教寺塔尖頂接觸的藍天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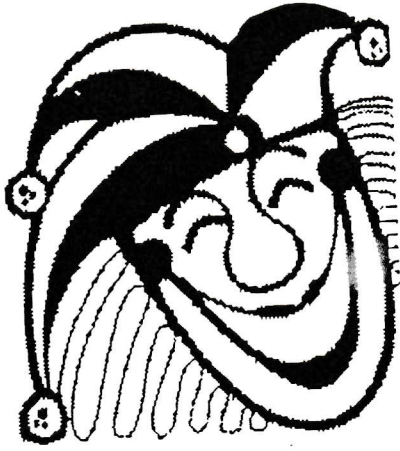
這就是伊士坦堡 --- 摩天大樓旁立著古老的遺跡，林蔭夾道的寬廣柏油路上，有川流不息的電車，汽車和鈴聲叮噠的馬車同行，汽油味混和了小店的濃咖啡味刺人鼻蕾，土耳其的服裝和西服雜攙在一處... 總而言之，東方的氣氛裡滲入了西方的情味，在近代生活中見到古意盎然。

這裡就是亞洲和歐洲的橋樑！時和空也在這裡匯合！

九月廿六日下午三時，我離開了旅館，乘汽車經跨越博斯普魯斯海峽的大橋，到達在亞洲的伊士坦堡火車站，當火車駛離伊城，向土耳其首都安哥拉邁進時，我情不自禁地回頭一望：“別了，君士但丁堡。”當然，我這天涯過客，和這有二千年以上的歷史名城相比，是何等渺小啊！

** 注：君士但丁堡於一四五三年後改名為伊士坦堡，但舊名在歐洲仍通行。





癡人癡語

---九松---

1. +/-

耶和華神吩咐亞當說“園中各樣樹上的果子，你可以隨意喫，只是分別善惡樹的果子，你不可以喫。”

為甚麼？很簡單，因為吃了便有“知識”，有詭詐偏見，自造偶像，自欺欺人，急功近利，好逸惡勞，以相對的眼光看世界，將事物視為一一獨立的外在個體，只見樹木，不見森林，這是一種病態，故說“違順相爭，是為心病”。因為當我們有善的意識時，惡的意識已經存在了，世事萬物本無好壞，有推必有拉，有明必有暗，長短相形，高下相傾，晦朔弦望，相生相勝，火可取暖，亦能灼傷。

2. 0/1

假如在一寂靜的大森林中，忽有一棵樹折斷而墮落，但無人傾聽，是否會發生聲音？

根據科學常識，我們知道當樹跌落時，周圍的空氣便被震動，繼而產生音響，但這音響一定要在適當的條件下才會實現，那就是說必定要有耳膜以及聽覺神經在傾聽才會覺察。同樣道理一切外界的現象，完全有局限于感受者感官的結構及性能而異。例如蜜蜂及其他昆蟲，因有 POLAROID 般的視覺，牠們的宇宙與人類的宇宙就絕然不同，又如蝙蝠及白鴿，牠們的聽覺有如雷擊，所以牠們“見”到的世界實比人類肉眼所見更為完全。

宇宙間一切事物的命名，分類，描繪... 並非自然現象，完全是人類為了方便之舉，但因觀點不同，描述亦異，故說萬物從自然生，一切唯心是也，心滅法滅，唯心之外，別無境界。

3. ON/OFF

A white horse is not a horse. The old man said.

What is it Dad? The daughter questioned.

Is it then a black horse a horse? The wife snapped.

Dad, you are full of bull! The son was right to the point.

My loved ones, when I say a white horse is not a horse, it is in the same vein as I say a turkey is not a chicken (火雞非雞), or an American Indian is not an Indian. Here is the paradox: Things are not what we say they are. For example, the word "rice" is not itself edible. That is why semanticist Alfred Korzybski has teased us with, "Whatever you say a thing is, it isn't." Furthermore, all appearances are illusory. A distant star you see is not where you think it is. To the naked eye, a piece of steel looks like a continuous and impenetrable mass of matter. But when the level of magnification is changed, it turns out to be a system of electrical impulses whirling in relatively vast spaces. Consider this announcement: "With the resignation of Mikhail S. Gorbachev as president, the USSR ceased to exist." To Mr. Ronald Reagan, it was the demise of "the Evil Empire". But in reality, what really ceased to exist? What happens to my fist when I open my hand?

Thus have I heard: Long before Jesus Christ, the Tathagata has declared that characteristics are not, in fact, characteristics; such is merely a name.

4. High Kuku

by James Broughton

You always think I'm greener elsewhere,
said the Grass.
Well, sometimes I am.

When I gave up trying to understand,
said the Camel's Eye to the Needle,
then I began to get the point.

Going around in theological circles,
said the Dove,
God must get very dizzy.

I like where I'm sitting,
said the Toad.
What else is a toadstool for?

培正的回憶，孤獨的由來

林桂生

講談用的是粵語，潮州話，怎麼不用普通話呢？基督教的熱烈愛護，佛教的深奧，無神論的直率，為甚麼不用存在主義的認識見解呢？可講的難講！接觸的是所謂孔儒思想，只好決心反抗它，因為這種思想還很權力濫用呢！像武俠小說一樣地麻醉！很受毛澤東思想影響，由其是違反有理，那種厭惡讀書人的氣味，渾水摸魚的人，實在太多。

決心不跟陳兆瑩等到大陸去進修，因為共產黨更是權力濫用！！台灣的濫用權力還可容忍，但亦住不下，學習英文很不起勁，因為自己中文亦太差了。

古典書籍，看來材料不多，不願學習，白話文書籍亦少，沒法學習，不像古文，更不通白話文，不只我一個人有這種毛病吧！

美國是最先進的國家，但生活水準，日本人，德國人都會接近吧！個人的要求不多，只找個孤獨的環境。拿了加拿大移民身份，居留不下，進了德國籍，還是一個中國人吧！沒有放棄回大陸的念頭？

梁果行兄寫醒獅語集，甚麼是東方文化？甚麼是西方文化？看來，現代的物質文化是現代的物質文化吧！看香港，大陸，西歐的青年一代，自私地在追求他們的理想，回憶我孤獨的培正生活，差不多吧！

生命經驗多了，証實孤獨的好處的材料亦多了，最低限度是可以自欺欺人的宣告。

波恩 1991.8.04



在北美洲教孩子中文雜談

雷仲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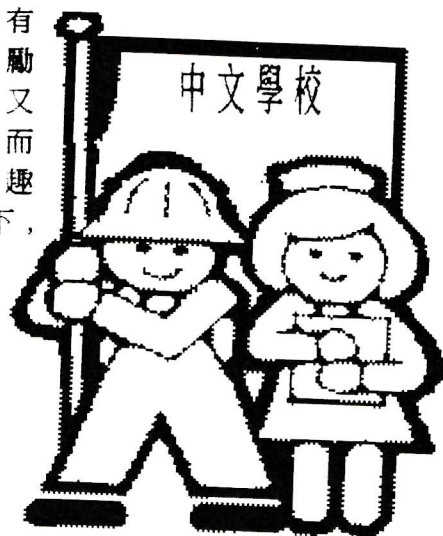
來到加拿大，不覺已是卅多年了。最初是升學，在安省溫沙大學畢業後，便轉到魁北克市唸物理研究院。眼看其他外國學生都申請移民，“搵食”方便了，羨慕之心，不覺油然而生。於是也向移民局碰運氣，竟然順利過關，以後就由“留學”變成“學留”了。讀完書後，便是工作及組織家庭，現已有二子一女。這些並無特別之處，料北美洲同學們都有同樣處境。人生滋味，確也嘗透些，想各位經驗一定比我更豐富，所以亦不需在此贅述了。但有一個教困難問題，在這裏不能閉嘴，好讓大家批評指教。這就是教育下一代中文的情況了。

住在北美洲的炎黃子孫第二代們，大都是與西人及第二代們接觸。故無論工作或社交活動，都是用英文，中文只能用於與新來的移民溝通，輔助性質而已。照理來說，中文是無關重要的了。但細心再想一下，卻又不然。這裏的洋人對外語是很重視的。許多子弟在中學選修外文，大學更不用說了。因為母語是英語，學起德文或法文來，總是問題多多，在家得不到父母幫助，朋友也無法加以援手，更何況有些學生是修中文的。父母中，如果只有一人是中國裔，教孩子確有不便之處。但我倆都是中國裔，何不教孩子們中文，多識一種語言總是方便的。試看這裏“土生”政客，為了在選舉中拉中國人票數，不惜臨時“創中文”，狼狽情形可想而知。孩子懂些中文，最少可免去這種尷尬。

主意既定，趁大兒子未入學前教他一些簡易中文。以何種方言教授？國語？這雖是中國統一方言，但自己只能說得不鹹不淡的，那有資格教別人？四邑話嗎？更不行！這裏老華僑們，以四邑話跟孩子交談，以致他們在中文學校中無法聽懂老師的粵語（或國語），於是程度跟不上，最後失去了興趣而輟學。還是教粵語吧！等到孩子們正式入學時，我還要他們在課餘後讀中文。

小孩子總是愛玩而且油嘴的。愛玩嗎？我們在有限時帶他們去玩玩。貪吃嗎？買些零食給他們作獎勵吧！滿足了需求，讀書就易商量了。漢字筆畫多，又要注意筆順，而且一字又多音多解，難記極了。幸而古漢字都有動人的故事。講一些文字故事來增加興趣及記憶。最有趣的莫如“烏鴉”及“蛇”了。現簡述如下，以便各位批評。

烏鴉全身黑色，連眼部也不例外。造字的人無法從遠處辨別出它究竟有沒有眼，只得當它沒有眼，於是把“鳥”字中代表眼的一短畫省去而成“烏”。烏是沒有眼的鳥，太陽雖然很光亮，但有些地方較暗（其實是太陽黑子）。古人以為有隻烏鴉，把太陽弄黑了，於是“日”中的短畫是代表這隻



烏鴉。月亮不是更暗嗎？月中一定有很多隻烏鴉，於是“月”的兩畫代表數隻烏鴉。從此，“鳥”，“烏”，“日”，“月”全扯上關係了。

ㄩ(它)原似蛇形，用來代表一條蛇。古時中國多蛇，許多人被咬傷。人們害怕得很，見面時喜歡以蛇(它)作話題，慶幸大家(即談話者，第一身)未被蛇咬著。漸漸的，“它”變成第三身代名詞而失去蛇的原意；代表蛇的“它”只好寫作“蛇”了。古人又將“它”變形並加上人旁而成“他”。女性代名詞是“她”，即把人旁改成女旁。(註)

後來孩子長大了，學校功課重些，漸漸的對中文生疏。總是在交作業時才做功課，在考試前一天才溫習。我勉勵他們平時多用功，考試前便較輕鬆些，正如師祖張啓滇老師說的“平時當戰時，戰時當平時”。最初還聽得下去，後來還是依然故我。只有小兒子與眾不同，較天真樂觀，他常常是“平時當平時，戰時(亦)當平時”！

我發現許多中國裔孩子，念了數年中文，仍無法寫出父母的中文名字，祖父母及親戚的名字更不用說了。這個看來不重要，但其實不是。請想想，西人子女在九歲時已能寫出父母兄弟姊妹名字。而中國裔呢，雖讀上七年級中文，不曉得父母姓名的大有其人。於是我叫孩子們每星期默父母親屬名字，又解釋各字意義，以幫助記憶。最初他們服從，後來漸漸不耐煩了。試想，每星期默“老子”名字，多麼枯燥乏味！於是各人指東說西，甚至發脾氣了。

後來梁果行兄惠贈大作“醒獅語集”，給我許多啓示。在“東主的千金”節中，他問一土生華僑女，她當自己是中國人還是美國人。答案是“美國人”，果行兄不高興。好吧！讓我考一下大兒子。一天，當他正在沉迷著看電視卡通時，我突然問他：“理民，你以為自己是中國人，還是加拿大人？”他毫不猶豫地說：“當然是加拿大人！”過了一會，神魂已定，他極詫異的問我：“乜你點解咁問我嘅？”我得到的答案與果行兄得的是相同的，所不同是詢問的對象，他的對象是“小姐”，而我的對象是“小兒”。孩子們自小有認同本地人的觀念，將英文當作母語，將中文當作外語而不感興趣，這就是“孩子學中文困難”的主因。所以我只可盡力而為，不能過於勉強，避免使他們失掉學習的興趣。

(註)“佢”原解作“他”，後來被借用，以致喪失原音意。從第三身代名詞的演變，可見漢語早期西化的點滴。“他”原是兩性用的代名詞；“她”原與“姐”相通。五四運動期間，劉半農等提倡以“她”作女性第三身代名詞，於是“她”的原音義盡失。劉半農更作“教我如何不想她”(她代表中國)。這樣，“她”既可代表女性，又可代表國家，與英文中的“她”已很相近了。同時，“妳”的原音義亦在不知不覺中消失了。

'推背圖' 和 '世紀' - 中外兩本詭異的預言書

鄭國輝

'推背圖' 是唐太宗時星相學家袁天罡和天文學家李淳風合撰，共分六十象，每象有一圖，一讖，一頌，是預言中國興亡變亂的大事，自武則天登位至毛澤東建立共產黨政權，經過一千三百多年，凡有影響中國國運的，'推背圖' 幾乎都有談及，所以從唐至晚清，此書被列為禁書，歷代帝皇都恐怕此書流入民間，擾亂民心，一八五九年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推背圖' 被一英兵拾得，此書遂輾轉面世，這百多年來，它在中國文化界，確產生了無限的魔力。

書中內容是按事的先後編排的。第一象是'試於唐後論玄機'的序言，因為作者是唐代人物，對本朝的命脈格外關注，所以第二象是總結唐代，例如圖中畫的一盤二十一隻李果就暗示自唐高祖至昭宣帝共二十一位皇帝。'推背圖' 的預言只局限於中國，第五十九象說的全世界人種混合，中國已失了特有的面目，最後一象是結論，除此頭尾四象外，書中包含的共五十六個依時間次序的預言。

'推背圖' 暗示的方法有多種，最顯著的是嵌字法，把當事人的姓名嵌入文中，例如第三十四象寓太平天國的興亡就曾給解者金聖嘆很大的困擾，金是清初人，當然看不到洪秀全起義了，全文現抄在下：

讖曰："頭有髮，衣怕白
太平時，王殺王"

頌曰："太平又見血花飛
五色章成裡外衣
洪水滔天苗不秀
中原曾見夢全非"

'太平' 和 '洪秀全' 已嵌入頌內，涉及事的情節有三，太平軍都是束髮的，當時號稱'髮匪'。定都南京後，東王楊秀清為北王韋昌輝所殺，韋又因跋扈為天王洪秀全所誅，此謂'王殺王'也。曾國藩是滅太平天國的統帥，所以有'中原曾見夢全非'之句。

第二種暗示的方法是拆字，把當事人的姓名內的名字拆開，第三十七象說的是辛亥革命，全文是：

讖曰："漢水茫茫，不統繼統
南北不分，和衷與共"

頌曰："水清終有竭，倒戈逢八月
海內竟無王，半凶還半吉"

半凶是孫文的'文'字一半，半吉是袁世凱的'袁'字一半，水清者，寫清亡也，是亡於'宣統'承繼大統，'海內竟無王' 是指出從此中國改變政制，不再是君主專制了，但'漢水茫茫'，漢族前途未卜也，'倒戈逢八月'，即武昌起義，在十月十日，即是農曆的八月十九日。

第三種暗示方法是諧音，把當事人姓名用別字寫出，第四種是會意，把當事人姓名意義用文句演繹出來，第十四象總結五代殘局可找到此例：

讖曰：“李樹發根芽，
石榴漫放花
枯木逢春只一瞬
任他天水競榮華”

後唐李存勳的家族本胡人，他父親李克用是唐懿宗賜姓的，即‘李樹發根芽’之意，‘石’是後晉石敬瑭，‘榴’是後漢劉知遠，此用諧音法，因‘榴’，‘劉’同音也，‘枯木逢春’寫後周世宗柴榮，枯木就是柴，逢春有欣欣向榮之意，會意法甚為明顯，只一瞬是可惜周世宗在三十九歲的英年病逝，統一中國的功業只好留給源出天水郡的趙匡胤坐享其成了。

第五種是算術，要將文中的數字加或乘起來方能得其真意，第二十一象述在一一二六年（宋欽宗靖康元年）金兵佔開封，趙構在杭州即位，即是宋高宗，北宋淪亡。

頌曰：“妖氣未靖不康寧
北掃烽煙望帝京
異姓立朝終國位
卜世三六又南行”

除‘靖康’二字嵌入文中外，三六加起來是九，北宋恰有九主：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欽宗。這並不是巧合了。

第六種是圖解，我已談過第二象盤上有二十一李果，第二十五象的圖是一有十節柄的斧頭，斧是用鐵做；柄是用木做，元太祖成吉思汗名鐵木真，十節隱寫元朝共有十個皇帝，象中真意，呼之欲出了。

因為‘推背圖’歷史程序井然，從晚清，民國直至現在都譽此書屢應不爽，我認為這‘屢’字是有斟酌的，此書可議之處有數點，第一是隱晦，這是所有預言書的共通點，寫得太明顯便遭時忌，不能逃焚毀之劫，事過情遷，我們方能明白象的言中之有物，但有少數事過而隱晦仍存的，如第三十八象歷來評家都認為是第一次世界大戰：

讖曰：“門外一鹿，群雄爭逐
劫及鳶魚，水深火熱”
頌曰：“火運開時禍蔓延
萬人後死萬人先
海波能使江河濁
境外何殊在目前”

歐戰對中國唯一的影響是山東半島主權從德國移交日本，導致日本在中國的勢力坐大，解者強調‘門外一鹿’句，云‘推背圖’至此有世界觀，自前事觀之，此書絕不談國外事。我的解法是讖說的是‘中原逐鹿’，自一九一六年袁世凱死，中國陷入軍閥割據局面，中原大戰，直奉之戰弄到國家水深火熱，民不聊生，而當時歐洲亦打得如火如荼，所以有‘境外何殊在目前’一句。

此書第二缺點是預言失於簡略，雖然‘太平天國’一象有諸王自相殘殺，但多是只寫出當事人的姓名，沒有將情節詳盡地描繪，此處及不得‘世紀’多了。下文談到‘世紀’時再說。

第三缺點是遺漏很多重要事情，第八象是唐代藩鎮之亂，朱泚入據長安，唐德宗乘輿播遷，被困奉天，李懷光千里赴援，旋又叛變，幸得渾瑊內守危城，李晟外翦強敵，得以保存唐社稷，但於當時的河北連兵，淮西作反，都是斫傷唐元氣的大事，一點暗示也沒有，我還可以替‘推背圖’辯護，有朱泚之亂代表唐代藩鎮之亂便夠了，不能逐一說明的，但一字不提宦官之禍便是很嚴重的遺漏了，唐代宦官掌兵權，生殺廢立操其手，唐憲宗為陳弘志所弑，唐敬宗為劉克明等所弑，唐文宗為仇士良所囚，使帝有受制家奴之嘆，而楊復恭罵唐昭宗為負心的門生天子。我很奇怪‘推背圖’記載了元朝的撲不花，明朝的魏忠賢弄權，而忽略了權傾人主，甚於歷代的唐朝太監，一一六一年即南宋高宗紹興三十一年，金主完顏亮大舉南侵，為宋將虞允文大敗於采石磯，遂奠定了南北分裂之局，不然左衽之痛，不待元世祖忽必烈兵下江南了，此歷史上一大事也沒有預言，明神宗萬曆後期的礦稅，遼餉（和清太祖作戰的軍備）擾民很厲害，是流寇蜂起的主因，‘推背圖’也沒有暗示。

第四缺點是輕重倒置，第十九象說到宋神宗聽王安石策，對西夏用兵，喪師百萬，但王安石變法便絕不提及，這點除了對王安石的歷史形象歪曲外，更犯了捨重就輕之嫌，變法是國史上一大事，無論在民生，經濟上影響甚大，此事燃起北宋黨爭的火炬，伏下了北宋之亡一著棋子，同樣地‘推背圖’歌誦明英宗初年（1436）三楊柄政的國泰民安，但忽略了明神宗萬曆一至十年（1573-1583）張居正當權，挽救國運於垂危，因為前者和後者相比，如螢光見皓月了，第三十一象的頌是

“忠臣賢士盡沉淪
天啓其衷亂更紛
縱有胸懷能坦白
乾坤不屬舊明君”

明熹宗天啓三至五年（1623-1625），太監魏忠賢竊權，和熹宗乳母客氏（即頌中‘胸懷能坦白’所指）朋比為奸，殺害忠臣賢士多人，請注意此句有雙關意，‘忠賢’二字被嵌入，被害者又多是東林黨人，東林黨是一班知識份子，不滿朝政混濁，以在野之身，聚居無錫，評擊時事，頗犯客魏之忌，此象雖沒有輕重倒置，但東林黨崛起是近代史一大事，東林除和明國運同歸於盡外，它代表我國讀書人的氣質，‘推背圖’只用‘忠臣賢士’四字輕輕抹過。

此書雖有上述四缺點，無論如何，內容仍是很迷人的。第四十象說的是共產黨。

頌曰：“一口東來氣太驕
足下無履首無毛
若逢木子冰霜渙
生我者猴死我鷗”

前二句已將‘毛澤（足）東’倒嵌在內，‘足’是‘澤’的變音，後二句現仍未知所指，‘木子’二字合併為‘李’。鷗鷗同類，是不是共產黨政權在李鵬任內改變呢？

最近蘇聯王國崩潰，民生出現大恐慌，俄羅斯執政人準備偃武息兵，把餘錢用於經濟發展上，第四十五象的頌是

“炎運宏開世界同
金烏隱匿白洋中
從今不敢稱雄長
兵氣全銷運已終”

前文談過，‘推背圖’預言從不出國境，但前蘇聯和中國接壤萬里，此北極熊拊中國之背常給中國軍事的威脅，但此頌說一切武器已在白洋（近北極）隱匿了。中國在北境上的陳兵亦可鬆馳，是不是‘推背圖’因此而破例記及外國呢？

在結束本文上半段而去分析‘世紀’前，我略談‘推背圖’作者袁天罡的生平，他生於隋朝（公元六世紀末），曾作過縣長，入唐後以星相術聞於時，唐初很多達官貴人給他批過命，且算得很準，武士~~護~~夫人將手抱的幼女化裝成男嬰去拜訪他，天罡對武夫人說‘此孩龍瞳鳳頸，極貴驗也，若為女，當作天子’，果然，此女嬰即是後來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國史上唯一女皇帝武則天，天罡卒於唐貞觀初年（約六三零年左右），死前四月便吩咐安排後事，說他自己曆數已盡，他的行止和‘世紀’作者頗相似，此文後半段會再詳述。

‘世紀’成書於一五五零年左右，作者 NOSTRADAMUS 是一猶太裔的法國人，每一個預言是一首用古法文寫的四行詩，為了混淆讀者視聽，預言是不依照事件發生程次的。除此外，作者更用了 ANAGRAM 和 MATAPLASM 二方法把有關的人名和地名變易，令人駭眼難以辨認，例如 APOLLON 即是 NAPOLEON（拿破侖）；HISTER 即是 HITLER（希特拉）。「世紀」分書十本，包有近一千個預言，全版本在一五五七年面世，書的編排是凌亂非常，所以亦增加解者無限的困擾，法王 HENRY II 之死在第二本書第三十五首詩，而他死後法國的政局記載在第三本書第五十五首詩，預言並不局限在法國，其他西方文化國家的動亂亦著墨甚多。

依年代算‘世紀’的第一個預言離成書年份只有九年，作者仍健在，其準確性給當時人有石破天驚之感。第一個預言是法王 HENRY II 之死，我將英譯文抄在下面：

"The young lion shall overcome the old one
In martial field by a single dual.
In a golden cage shall be put out his eye
Two wounds from one, then he shall die a cruel death."

一五五九年七月一日，法王 HENRY 和蘇格蘭首衛兵隊長 MONTGOMERY 比武，當長矛相交時，銳鋒穿過頭盔直刺入 HENRY 的左眼，法王經過十天的痛苦，終於傷重不治去世。那年青獅子就是 MONTGOMERY，金色的籠就是頭盔，請注意此言對法王遇害的情況甚至他當時的傷痕，描述得很細緻，此是‘世紀’勝於‘推背圖’的地方。

'世紀' 預言英王 CHARLES I 被斬首的情景更栩栩如生：

" ..the fortress near the Thames would fall,
then the King that was kept within,
shall be seen near the bridge in his shirt ... "

刑場是在泰晤士河畔，時間是一六四九年。NOSTRADAMUS 已去世近一百年了，書中提到在未來五百年內會有三位反基督 (ANTICHRIST) 出現，第一位是拿破崙，且看 '世紀' 如何寫他的出身：

"An emperor shall be born in Italy
Who shall cost the Empire dear,
They shall say, with what people he keeps company
He shall be found less a prince than a butcher."

那時的 CORSICA，拿破崙出生地點，屬意大利，他的窮兵黷武帶給法國人民無限災害和痛苦，所以 '世紀' 對他極盡諷刺，譏他出身寒微，連屠夫也不如，至於拿破崙的結局，'世紀' 是這樣記載的：

"The Great Empire will soon be exchanged for a small place,
Which will soon begin to grow,
A small place of tiny area in the middle of which
He will come to lay down his sceptre."

一八一四年拿破崙兵敗失勢，被流放 ELBA 小島，翌年他逃脫了，但他的自由只有一百天，第二次被擒便流放在南大西洋一小島 ST. HELENA，在彼處終其生，再觀摩上面四行詩寫的地理環境，是很配合史實的。

第二位反基督是希特拉，'世紀' 直斥其名，只用 METAPLASM 法改易少許：

"Beast wild with hunger will cross the river,
The great part of the battlefield
Will be against Hister"

這是德軍強渡萊茵河，長驅入法的軍事行動，比喻德軍為饑餓的猛獸，希特拉的起家有下面的描寫：

"In the mountains of Austria near the Rhine
There will be born of simple parents
A man who will claim to defend Poland and Hungary
And whose fate will never be certain:"

最後一句說，柏林被聯軍攻下，希特拉可能逃出，下落不詳。

在另一四行詩，滅波蘭武器是用 '飛火機器'，是完全符合坦克車炮轟華沙的場面的。預言亦說到屠殺猶太人：

"The exile that were carried into the Isles
At the whim of most cruel monarch
Shall be murdered, and put in the sparks of fire:"

這暴君不就是希特拉嗎？猶太人的屍體不是被放入大火爐內化為灰燼嗎？‘推背圖’是一象言一事，‘世紀’是用多首詩把事情的經過詳盡道出來。

‘推背圖’例不記小事，大事也有遺漏，而‘世紀’只要是國家元首，雖然是不關世局的事也有記載，例如溫沙公爵捨王位娶離婚婦事件：

"For not wanting to consent to the divorce
Which afterwards will be recognized as unworthy
The King of the islands will be forced to flee
And one put in his place who has no sign of Kingship."

最後一句指的是英王喬治六世，‘冷手執個熱煎堆’。

讀二十世紀最後十年的預言會令人坐臥不安的，‘世紀’說一九九九年會給人類前所未有的戰爭：

"In the year 1999 and seven months
From the sky will come the great King of terror ...
Before and afterward war reigns happily.:"

這戰事殘酷到如何地步呢？

"For forty years the rainbow shall not appear.
For forty years it shall be seen every day
The parched earth shall wax drier and drier,
And a great flood when it shall appear."

這不是核子武器破壞了生態環境的災害嗎？‘推背圖’第五十六象說：

‘海疆萬里盡雲煙
上迄雲霄下及泉
金母木公工幻弄
干戈未接禍連天’

不是有異曲同工之妙嗎？似乎這戰爭是第三位反基督（來自東方，可能是伊拉克）引起的。俄美同盟對付這一勁敵。

"When those of the Northern Pole are united together
In the East will be great fear and dread.
One day the two great leaders will be friends
The New Land will be at the height of its power
To the man of blood the number is repeated."

最後一句所謂‘血腥之人’會不會是撒但母·侯賽因呢？他是第三位反基督嗎？

最後，我要說一下作者生平，NOSTRADAMUS 於一五零三年十二月十四日在法國 ST. REMY 出世，長在一小康猶太商人家庭；自幼便受到良好的教育。從一五二五年起他便懸壺濟世，但在一五五零年便轉業於星相，名氣甚噪，法王后（即 HENRY II 的夫人）CATHERINE DE MEDICI 慕名找他問卜兒子們前程，他在一座大鏡前表演幻術，對王后說未來的法國君王會陸續在鏡內出現。

每出現一次，是表示他會統治法國一年，她的三位兒子出現時間甚短，只有她最不喜歡的女婿，即是將來的 HENRY IV，在鏡內出現了二十三次，她看到了黯然神傷，揮手對 NOSTRADAMUS 說：“我不要看下去了”。一五六六年初他準備了一塊雕上數字的銅牌交給好友，對他說：“本年七月二日日出前我便離開世界，至緊在下葬前將銅牌放入棺內”，果然他如期逝世，一七零零年公墓開發為平民住宅區，NOSTRADAMUS 的墳墓被逼遷，好奇者要開棺檢閱此奇人遺體還在否？他們見到的是枯骨一具，只有銅牌猶存，牌上的數字赫然是 1700。

無獨有偶，袁天罡和 NOSTRADAMUS 同是富有傳奇性的人物，‘推背圖’和‘世紀’是中外兩本特異的預言書，若說它們的預言全是後人偽造，‘推背圖’已被肯定在清咸豐時被發現，又如何解釋西后攝政，辛亥革命，軍閥割據，日本侵華，共黨入主等這些象的準確性呢？‘世紀’流傳更早，在 NOSTRADAMUS 生時已深入民間了，它的預言在今天仍然被人研究，例如去年波斯灣戰事就暗示在一首四行詩內，很多同學們有很高深的科學教育，當然不信怪誕，我只好借‘聊齋’序言內的一句詩贈給你們：“姑妄言之姑聽之”罷！

在結束這過萬言的小文前，我抄下 NOSTRADAMUS 繪畫自己寫‘世紀’時的四行詩：

"Seated at night in my secret study
Alone, reposing over the brass tripod,
A slender flame leaps out of the solitude,
Making me pronounce that which is not vain."

而我通宵達旦，在三樓書座點著孤燈一盞，外面萬籟俱寂，寒夜如水，慢慢地寫這評析此二奇書的文章，室內只有筆落紙的聲響，是不是和 NOSTRADAMUS 寫書的情景有點類似呢？遺憾的是我沒有天賦異材，能‘悟得循環真諦在’（袁天罡‘推背圖’序言）罷！

預言，自由意志，第四空間

寫完了那評述‘推背圖’和‘世紀’的長文後，感慨良多，意猶未盡。我們能信賴預言家的神通嗎？生在一千三百多年前的袁天罡和四百多年前的 Nostradamus 真能看到今天的世界嗎？若然的話，人類的歷史豈不是全被宿命論 (predestination) 支配了嗎？這引起了一個在哲學上議論紛紜的問題。究竟我們有沒有自由意志 (freedom of will) 呢？

預言是否否定自由意志存在的，若預言準確的話，未來的事是無可避免的，無論這是命運或神的主意，人是不能用他的能力扭轉任何歷史趨勢，防範未然，這不是和宗教教義有所衝突嗎？神是全知全能，他雖然有能力預知我的一生，甚至離開塵世後靈魂的去向，但他賜予我自由意志，任憑我的判斷對善惡的取捨，選擇沉淪或永生。所以從宗教的角度看，自由意志是被肯定的，那麼預言是甚麼一回事呢？聖經內有很多預言，‘但以理書’和‘啓示錄’亦談到將來的世界，作者都蒙神恩賜能透視未來，袁天罡和 Nostradamus 是否像但以理和聖約翰一樣地蒙神恩賜而有此巨眼呢？

自由意志在哲學領域內便成為眾矢之的了，羅馬時代的哲學家 Stoics 這派是否否定自由意志的。Stoics 是相信一早註定論 (Determinism)。一切事都是無可避免；趨吉避凶也是徒然，十七世紀哲學大家 Spinoza 將他的形而上學系統引到倫理學上去：“Nothing regarded in its own nature can be called perfect or imperfect; especially when we are aware that all things which come to pass, come to pass according to the eternal order and fixed laws of Nature.” (註：Nature 即大自然，在 Spinoza 的形而上學內就是神) 很顯然，他繼承了 Stoics 和 Descartes 的學說，把註定論推進了一步，竟成了宿命論了，在大自然法律的卵翼下，任何生物，包括人是不可能自由意志的，甚至善與惡的界限亦頗模糊，在不同的角度來看，善和惡是可以易位的，例如 Penicillin 對大多數人是良方，但對此藥有敏感的人服後必有痙攣，可能送命，這便是惡了，如此類推，快樂和憂愁亦不是真的，只不過是當時的形勢產生的態度罷。塵世的名利如水月鏡花，轉瞬便消失了，若用此量度生命的意義，我們定會很沮喪，人對他的行動，自以為有抉擇，其實都被大自然支配著，傷心的事如生離死別，都是註定的，太多情感縈繞了，徒傷人意罷。Spinoza 對自由意志全盤否定後，將情感升華，把我們帶進達觀的境界，他教我們看事物從永恒的觀點 (from the standpoint of eternity)，便排除了憂愁，恐懼，驚慌，能靜以待變了，比起大自然的永恒，個人的得失榮辱是算得了甚麼？袁天罡和 Nostradamus 的宇宙觀就是 Spinoza 的哲學，他們不是很冷靜地把未來的事用隱晦的話語道出來嗎？他們筆下寫出連綿不絕的興亡變亂，何嘗有因此動容呢？他們很了解人性中的貪婪，自私，陰狠，好勝...，這些劣根性是做成無可避免的衝突，正反映了 Spinoza 的倫理學：人的行動是基於他的生理和心理的要求，而大自然是決定他的生理和心理的條件，自由意志既被摒棄了，預言便不是無稽了，但從預言集體行動改為個人行動，這便脫離了哲學的範疇，鑽入了星相術去。

上文是從宗教和哲學的立場去看預言。現改變一角度，從物理和心理學觀點去談它，在物理學上時間是第四空間，沒有過去，現在，未來的界限的，我們可以在前三度空間，即長，闊，高內來往自如，但在第四空間的時間內，便只能向前，不能靠後。所以時光不可以倒流，青春一去不復返了。我在舊金山寓居了近四十年，縱使我在這四十年內從未到其他城市，實在亦已在旅行中，因為四十年內舊金山的市容和景物已有大的變遷，今天的城市已非四十年前的城市了，雖不出家門半步，已在第四空間內旅行。近代物理說時間是有相對性，很簡單的例，我約了某同學明天中午十二時一同午餐，立即踏上太空船以近光速繞地球一週，回來時某同學可能已吃了幾個午餐，在太空船內時間遲緩了 (time dilates)。除了手錶行慢外，我的心跳脈膊亦跟著慢了，回到地球時，比較下，我的新陳代謝率比某同學的亦慢很多，假如我在太空船一年後方回來，見到某同學，他已是風燭殘年的老人了。這可以解釋時間並不是絕對的，Einstein 的理論推出在很大的吸力場內 (strong gravitation field) 時間亦會遲緩甚至停頓下來，例如黑洞 (black hole) 的吸力大到光也不能逃出，時間亦被困在內，絕不能前進，可能還要向後退呢？

上段喋喋不休說了些基本物理，目的就要打破傳統上的時間概念，預言家憑神賜給他們的異稟，可以在四度空間內自由旅行，能俯瞰世間未來的事物，用隱晦的文字寫出他們見到的異象 (vision)。J. W. Dunne，當時一位很有名望的早期航空家和飛機工程師，一九二七年在倫敦出版了一本書 'An Experiment with Time'。書中記錄他一生中發生了很多異夢，夢境默示將要發生的事情，最顯著的是一九零二 Martinique 的 Mount Pelee 火山爆發，死了四萬人，他發夢時遠在 Martinique 萬里外的南非服兵役，很奇妙，當他發異夢時，手錶的時間似乎停頓了，醒來比較室內時鐘的時間，失去了正恰是他熟睡發夢的時間。當然，袁天罡和 Nostradamus 的本領比 J. W. Dunne 大得多了。

最後，我談一下預言的準確性。在核子物理學內有一 uncertainty principle，即是物理學家不能準確地量度某一 particle 的位置，我亦可以引這一定義量度預言的準確性，從已發生的事來看，預言書並不是絕對準確的。'推背圖' 的漏點很多，我已指出了，當我讀完了 '世紀' 全書及各評家的按語後，它似乎忽視了俄國革命和共產政權的演變，要知道馬克思主義亦是西方文化主流之一。'世紀' 筆墨包羅萬象，怎可能有此漏網之魚呢？此兩本預言書最令人觸目驚心，有切膚的關懷的是 '世紀' 的第三反基督出現和一九九九年的大戰，和 '推背圖' 說 '美人自西來' 的第四十二象，前者我已詳述過了，我對後者有下面的解法，美人是指美國政府或美國的民主思想。'此時渾跡居朝市，鬧亂君臣百萬般' 說的似乎是民運人士已滲透入中央政府，導致很激烈的黨爭，無論如何，'推背圖' 和 '世紀' 都預言不久將來中外有很大的動盪，但我的看法仍然是站在宗教方面，人類是有自由意志的，可以用智慧和果毅來挽回敗局，這幾十年的科技進展不是有目共睹嗎？袁天罡和 Nostradamus 是多年前的人物，他們的思想為歷史局限著，他們只能用他們能了解的人性看到世界趨勢，若我們能得到神的憐憫，加上自己的決心，排除劣根性，將歷史的潮流推向另一方面，會給袁天罡和 Nostradamus 一個從所未有的驚異啊！

鄭國輝

姚慶同同學新翁誌喜

一九八九年九月九日，輝社同學姚慶同夫婦，爲其公子乃陽君主持結婚大典。在賓州的Hanover鎮，安排婚禮及喜酌，中外佳賓，濟濟一堂。

姚慶同公子乃陽君是青年才俊，畢業於著名之賓州大學商學院(Wharton Business School)，年方二十八，長袖善舞，已經是兩間公司的董事長(Chairman of Financial Services and Independent Colorado Bancshares)。真是虎父無犬子，慶同兄嫂的確教導有方。

新娘羅夫(North)小姐，系出名門，乃父是美國駐非洲Djibouti國的大使。可謂金童玉女，佳偶天成。

今次婚禮十分隆重，爲期三天，遠路的賓客都住在旅館。九月八日舉行婚禮，慶同兄爲子娶媳，欣慰之情，不在話下，竟然歡喜到忘記攜帶婚禮演習用的西裝，一時情急，四處張羅。幸好慶同兄和方德權兄身材差不多，才能臨急披掛上陣，亦算是這次婚禮中一件趣事。演習完畢，慶同兄嫂設晚宴招待賓客，一宿無話，又到天明。

次日清晨，筆者乘江達信兄之方便車，先去旅館休息。筆者跑步之後，在旅店餐室中和一羣輝社同學相聚談天。不久便駕車去教堂觀禮，婚禮是用基督教儀式舉行，簡短隆重。禮成之後，各人分得白米一小包，當一對新人步出教堂石階之時，只見白米如雨點，十分熱鬧。

跟着衆人駕車去餐館赴喜酌，慶同兄當晚精力充沛，手持一米高峯一跑全場，請所有賓客發言並拍電視片留念。姚嫂不幸傷足，扶杖而行，但容光煥發，一直談笑風生。

參加婚禮之輝社同學，有王嘉夫婦、鄧鎮鄂夫婦、崔琦夫婦、江達信夫婦、胡曼滋夫婦、李澤州夫婦、方德權夫婦、梁果行夫婦、方鋒培夫婦。以及黃秉權夫婦、唐翦等人。

九月十日那天，筆者一早起床，在旅館外面繞圈跑步，遇見王嘉及江達信兩對夫婦。筆者當場誇下海口，謂在公元二千年之前，參加新澤西州的Westfield正校友贏得一面獎牌，各位培正校友，請拭目以待。

筆者有一觀感：華人體力，一般不如洋人，難在運動方面與他們爭長短，(當然乒乓球和羽毛球等例外)，但是在少年和老年時期則例外。例如少棒屢歲奪標，又數月前此間中文報紙佈導：一位從台灣來的九十四歲老翁，參加一九八九年在美國舉行的老年奧林匹克運動會(Senior Olympic)，勇取一百及二百公尺賽跑冠軍，可謂老當益壯。所以筆者亦依老賣老，在一九八九年八月開始，臨老學吹打，每天臥薪嘗膽，苦練五哩之長跑，希望十年之後，又是一條老好漢。

九月十日返家之前，慶同兄嫂再招待豐富早餐，餐館位於鄰鎮，所以大家駕車去赴早宴。筆者和達信兄離開旅館門前時，看見一池塘，有亭園柳樹，筆者不禁朗誦：「楊柳岸，曉風、殘月。」達信兄隨口接道：「此去經年，應是良辰好景虛設。」

這首柳永的雨霖鈴詞，是三十三年前所讀，我們至今仍然記得幾句，想開存英老師在天之靈，亦足堪慰矣。

衆人用過早餐，輝社同學聚在一起，拍照留念。王嘉及鄧鎮鄂兩對夫婦，當場表演「恩愛夫妻」，兩位社嫂(朱一美同學是社友兼社嫂，正是肥水不流別人田)，落落大方，坐在老公膝上。「蘇蝦」(

鄧鎮鄂兄)一時氣憤性起，竟氣到把太太座，大叫「腳痺」，意謂太座過重，其實鄧嫂身材標準。幸好她沒有當場還以顏色，但是否返家才報仇，則不得而知矣。

胡曼滋同學，在衆社友面前，故作大方，竟然允許她尊夫朱大壯老大哥(偉社)娶妾侍，唯一條件是要妾侍替她洗腳。當時有輝社同學多人作證，現在又是白紙黑字，胡曼滋同學今次無法反口矣，筆者在此先祝朱兄鴻福「齊」一天。大家不停談笑，可惜快樂時光容易過，天下無不散之筵席，不久各人便上歸程。

返家不到兩星期，又接到慶同兄嫂第二次請帖，這次是在紐約唐人街，再爲其子媳乃陽夫婦擺喜酌，日期是十月十四日。

當晚到賀輝社同學有李澤州夫婦、鄧鎮鄂夫婦、方德權夫婦、崔琦夫婦、胡曼滋夫婦、梁果行夫婦、譚偉贊及公子、洪志士、李雅倫、唐翦、方鋒培等。

當晚筵席豐盛，不過輝社衆位好漢，都是身體壯健，食得是福，個個都是「大胃王」，食量不下於薛仁貴(但是卻不能病挑安定寶)。鄰桌有一部分貴賓未到，剩下不少珍饈，胡曼滋同學手急眼快，飛象過河，將一大碟之龍蝦沙律，搬到她的桌上，筆者同桌之「蘇蝦」鄧鎮鄂兄，大呼「執輸」不已。

席上唐翦兄透露：現時香港人是移民熱，香港不少淑女，得知唐兄是未婚之美國公民，大家排長龍想與唐兄「和親」，但是唐兄不爲所動云。

各人大快朵頤之後，跟着是拍照留念，便各自打道回府。這次慶同兄嫂爲其公子籌劃婚禮，前後一共四天，可謂排場偉大，美東輝社同學，實在叨光不少。

(一九八九年十月二十二日記)

文章評語

洋腔土調

文 / 卜漁兒

大國小氣

和尚打老婆 尼姑吃狗肉
他要歧視你 沒理也有理

上星期洛杉磯人權委員會辦亞裔聯誼會，研究政視亞洲人的情形，發現問題嚴重。有毆打、姦淫、姦殺等案。有的汽車保險粘貼紙上寫著：「豐田——日產——本田——珍珠港」。有的地方反對老中建廟，理由是：「尼姑禿頭，居心叵測，專吃狗肉，招災引禍……」。洛杉磯時報上更有一條白豬投書曰：「加州實地橫遭少數民族破壞，殊為可惜，宜將此類人等遷往低開發之地，使其破壞性降至最低……」。

蓋老美這些年來歷經戰火通膨，好日子已經過完了，人窮志短，一個個變得肚子不小心眼小，學問不大火氣大。總以為自己給人家炒了魷魚是亞洲移民害的，總以為在街上給人打了關棍是那些黃皮膚種共幹的，一肚子鳥氣全發在黃人身上，全不照照鏡子自我檢討。其實犯罪率亞洲人遠不及黑鬼、老墨、波匪和白豬。若並非老黃詩書禮義一腦子，乃是天生矮小四肢瘦弱，犯不起罪也。而失業率高也是他們自己不行，亞洲人帶了黃金美鈔而來，大有利於老美經濟復甦。要說有人搶飯碗，最多也是小日本鬼子搶新汽車。老美怪老日，連老中老越等人一起恨，真他娘的沒知識！

不過話又說回來了，老中一來，實上，猶如（瑞典名車）開起來，洋房大屋住起來，大把美鈔帶起來，看的窮老美妬火中燒，怎不怒由心頭起，惡向膽邊生乎？加上老中吃狗肉、鳥肉、猴腦等英名一陣如雷貫耳，再加上所過之處垃圾煙頭有如天女散花，做慣主人的怎不氣得哇哇怪叫？

近聞三K黨大爺們已開始鬥爭黃種人了，他們積數十年整老黑之經驗，此番恐怕是來者不善，善者不來了。

當初老美屠殺印地安人搶來大把土地，現在別人和平地來，努力工作，却不能見容於老美。唉！這等小氣，如何配稱大國乎？

這篇文章報導美國一些醜聞，文筆風趣有力，誠為華人喉舌，卜漁兒的文章，比在下猶為過火，恐防讀者誤會老卜和老梁大寫反美文章，所以在此解釋一下。

每個種族或國家，都有良莠不齊的人，文中所提的不良份子，不能代表美國全部人民。美國以憲法為立國政策，可惜有時只是紙上談兵，那些違反憲法的人，應受處分。

大國小氣，並非指所有美國人都是小氣，但是有些人小氣，成為害群之馬。在下認為將事實發表，用意不在反美，而是反對其中不良份子，維護正義，這是好市民的責任。希望美國政府和人民，能夠真正履行和遵守憲法，有過則改，善莫大焉，這才是泱泱大國之風。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廿七日 梁果行于新澤西州

可以買「諂媚」，但不能買「忠誠」。
 可以買「伴侶」，但不能買「朋友」。
 可以買「服從」，但不能買「尊敬」。
 可以買「權勢」，但不能買「死亡」。
 可以買「肉體」，但不能買「愛情」。
 可以買「武器」，但不能買「和平」。
 可以買「床舖」，但不能買「睡眠」。
 可以買「珠寶」，但不能買「美麗」。
 可以買「紙筆」，但不能買「文思」。
 可以買「房屋」，但不能買「家庭」。
 可以買「食物」，但不能買「食慾」。
 可以買「藥物」，但不能買「健康」。

金錢 \$ 非萬能



1/29/88

TRANSLATION OF A BUDDHIST VIEW ABOUT MONEY

Money may buy flattery but not sincerity.
 Money may buy companions but not friends.
 Money may buy obedience but not respect.
 Money may buy power but not longevity.
 Money may buy sex but not love.
 Money may buy arms but not peace.
 Money may buy beds but not sleep.
 Money may buy jewelry but not beauty.
 Money may buy pen but not inspiration.
 Money may buy shelter but not family.
 Money may buy food but not appetite.
 Money may buy medicine but not health.

半醒老人梁果行中譯英

人生雜感

趙文權

生在抗日時期，長在內戰動亂的時局，生長在時代夾縫中的我們這一代，本身已是很不平凡。在我個人來說，從廣州東山培正念小學，轉往澳門培正，再到香港念完中學，然後越洋來美，前後也還不夠十年的事。到北美後的前十年，從東搬到西，從南搬到北，馬不停蹄，可以說是如浮萍，似飛絮，無法長下深深的‘根’。往往有身不由己之感，真是‘樹欲靜而風不息’。

中學畢業後的三十五年來，除了求學和研究外那便是教學。‘世人都曉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 唯有金錢忘不了... 唯有...’可見功名，金錢，愛情等是世人不顧一切去追求的對象。教書這一行對上述一切實在無緣。教學唯一的好處是‘自我陶醉’。偶然看到多時不見的朋友，往往問及“老兄頭上還見不到白髮，請問其秘訣何在？”自己也實在莫名其妙，無以為答。突然想起曾目睹耳聞的一件事。有從香港移民往加拿大年方六歲的小孩，他祖母帶他上學，他要其祖母在離學校一段距離時不要再跟著他，不然讓同學看到了以為他‘也’是一個黃皮膚的中國人。無他，該小孩終日看到的都是白種人，以為自己也是白皮膚的。我在教學，每年看到的學生，大多是朝氣蓬勃的青年人。‘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但與青年人在一起慢慢地也受到那活力的潛移默化，居然以為自己仍是十八、廿二的年青小子，這樣頭髮當然‘不敢’變白了，信然？由此想來，對今年七月初在加拿大多倫多之中學畢業卅週年聚會頗有驚喜交雜之感。喜者能見到一些一別卅五年的同學，驚者乃在看到一班年過半百，早已過了‘耳順’漸進入‘知天命’之年的老亨。這些年來怎樣的過去？是幻，是夢，是假，是真？

由於看到那移民的例子，當自己孩子在小學中學時，每週日下午不辭勞苦地送他們往唸中文，他們不會被現實的潛移默化，而以為他們自己的皮膚也已變成白色。這點苦心，是否完全白費，還待後日分解。

有人說在大學裡教書等於拿到鐵飯碗。鐵飯碗雖然不易打破，但沒有人能保證這鐵飯碗不會失去。不過這飯碗多少給人一些‘安全’感而不至每日要看著老闆的臉色。更可以‘我行我素’‘與世無爭’‘自彈自唱’的‘自我陶醉’一番。



想到一生中受過親友，師長，相熟與陌生者不知多少的恩惠與影響，而自己也有有意或無意的過失與誤會。這筆賬無從算起，但總覺得與別人分享一點自己在學問上鑽研的心得，指引後輩在人生上係平坦的道路，自己的心裏也好過一點。這大概是自己大半生‘樂而不倦’地在教學的動機吧！內子有時覺得我這做老子的似乎對別人的孩子較對自己的孩子更關懷。無他，對自己孩子的長成，一代勝過一代，固然高興，對別人孩子的成就也一樣值得歡喜與快慰。

一九五八年與王世榮，謝志偉等同學乘洋輪克利夫蘭號越洋來美升學。船停在日本橫濱，我們到東京去玩。回來時因不懂口語以至司機誤卯，回到橫濱時已超過輪船起航的時間。其時那種焦急，無奈的心情實在難以形容。（該輪船延時起航，有驚無險。）船到美後，自己乘火車，坐長途巴士，一站一站地向前途進軍。那種冒險，驚奇，患得患失的心情，歷歷如昨。或許是自己童心的作祟，要重溫第二童年（second childhood）的舊夢，當兒子六歲女兒四歲那年，特別帶著他們兩人乘灰狗長途巴士，踏上那從馬利蘭州到密蘇里州的長途旅程，並囑他們料理沿途一切。那是他們首次坐長途公共汽車，看到他們那種興奮，新奇，戰戰兢兢的樣子不亞於當年自己中學畢業後來美向前程進軍的心情。有次聽到哥哥對妹妹說，“你剛才睡著了，看不見那雄偉的棒球場，那多熱鬧的市鎮，那多漂亮的夜景。”妹妹頗覺懊悔，怪自己的貪睡而錯過了不知多少的眼福。殊不知她睡著的那段時間，養精蓄銳，面對未來的挑戰，看到的一點也不比哥哥為少。因為下一站哥哥睡著了，錯過了更不知多少的奇景。由此想到人生的旅程，一站一站的下去，每人搭車轉走的路線不同，經過的市鎮和看到的景物不同，何必為‘我這一世不知錯過了多少機會’而懊悔，傷感呢！到自己要下車的旅程最後一站也是自己人生的終點。但是車還是一站一站的下去，所不同的是自己的坐位讓給了別人而已。

去年收到一張聖誕卡，是一位在廿九年前修我大學一年級化學的學生寄來，得知他在畢業後唸完研究院，在政府工作多年，現在已退休云。

學生已退休了，老師還在‘苦口婆心’地教下去。雖然‘只顧耕耘，不問收穫’。偶然看到一些幼苗在成長，開花結果，自己心裏也有無限的滿足之感，而作人的安慰也在其中。‘有一分熱，發一分光輝’願與同學共勉。

無題

莫伯豪

紅藍園內老同窗
時代洪流君逐浪
冰川冷卻吳卿志
乍聞蒿里留新客

五七結業道分揚
桎梏波折盡風霜
香江舊地急迴翔
夜數星辰慟友殤

半醒老人哲學

半醒老人
逸為統帥
率領大軍
直指關州
過關斬將
談笑用兵
運籌帷幄
指揮若定
飛揚跋扈
功高震主

自我陶醉
一旦夢醒
浪得虛名
毫無實權
為五斗米
流落異邦
出賣智力
替人作嫁
仰天長嘯
徒呼奈何
波展夢醒
樂果行

一九九〇年二月十日



半醒老人被迫再鬥記實

梁果行

半醒老人在公司工作了二十五年，其中做做打打，和不合理的洋人鬥爭了二十年，先後贏了兩次官司，和一次在職業平等會的對證，詳見拙作‘醒獅語集’。

後來因為鬥得惡名昭彰，江湖黑白兩道，均退避三舍。在五年之前，遇到一位善良上司 O 君，彼此相處有如兄弟。半醒老人撫心自問，冤家宜解不宜結，而且本身年紀老邁，於是決定閉門封刀，韜光養晦，歸隱田園，以渡晚年。

豈料好景不常，老夫在三年之前，又換了一位上司，起初他對老夫甚為信任，並委任為賓州一項電腦工程師主席，浪得虛名。他手下有一位程序師 S 君，為人陰險，專門欺負少數民族，包括華人 W 博士。他不斷在小老板面前說我壞話，後來又聯合同僚 G 君，雙管齊下。小老板謠言聽得多，慢慢便重用奸人。

老夫和 S 君，在兩年前發生衝突，互不相讓。小老板起先權充魯仲，後來不勝其煩，下令 S 君與老夫不能再鬥，老夫只能唯命是從，立刻偃旗息鼓。不料 S 君胸懷狹窄，不停侮辱老夫，連續一年半載之久。小老板亦有所知，但見半醒老人吞聲忍氣，以為無事，不加理會。

老夫受辱已經十八個月，被罵不能還口，痛苦異常，只能向妻兒洩忿。在本年四月初，實在忍無可忍，自問本身是個堂堂中華鐵漢，豈能長期受洋人胯下之辱，於是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決定揭竿而起。當老夫出差賓州之時，藉著一個機會，在電話裡向小老板洩忿，他知道事出有因，叫我回去面談。

老夫班師回朝之後，小老板馬上登上老夫之三寶殿，詢問詳情。老夫當時一肚子氣，有如火山爆發，道出受 S 君不停之侮辱，不能還擊，又將當年長征戰績，稍為提及，小老板聽後面色大變，頻頻道歉，謂應該及早制止 S 君單方面侮辱老夫。老夫暗示一山不能藏二虎，小老板說他明白云。

走筆至此，想起拙作‘醒獅語集’，其中一回是‘龍游淺水遭蝦戲’，李兄曾說：“好漢不提當年勇”。老夫自認是中華硬漢，卻從未認為本身是個好漢，所以便舊事重提，稍為敘述當年過關斬將，舌戰群儒，鬧得滿城風雨之情形，令到小老板十分不安。

從此之後，小老板對老夫言聽計從，S 君與 G 君，慢慢發覺情勢不妥，便向老夫巴結，但老夫卻不賣賬。小老板為了息事寧人，不再調解，並謂他對 S 君之工作不滿，以討好老夫。此次老夫東山復出，寶刀未老，連斬三將，旗開得勝。

為了乘勝追擊，又約了大老板，于四月三十日面談，中老板和老夫並無過節，所以不受影響。大老板以前在職業平等會那役，曾經是老夫手下收將，他心裡有數，知道老夫來意不善。和大老板面談的前一天晚上，老夫在家裡整理資料，計劃戰略，自己向自己說：“今天你當導演，明天你當演員。”臨睡前對妻子說：

“明天我和大老板交涉，今晚睡在床上，難免左思右想，運籌帷幄，半夜可能起床，將兵法記下，所以我提議分房而睡，不致騷擾到妳。”

當初老夫和公司周旋，妻子提心吊膽，十分擔憂，恐防老夫不是對手，可能有斷糧之憂，後來發現老夫百戰百勝，知道這次老夫不會演‘滑鐵盧’了，便回答說：

“你如果要起床記事就起床罷，不必分房間睡了。”

本人聽後，自覺老懷大慰，因為妻子終於不再為我擔憂了。

一宿無話，便到天明，老夫攜帶一切文件，胸有成竹，便赴大老板約會。彼此見面，首先寒暄一番，便入正題，老夫說道：“你還記得十年前那件案嗎？”大老板聞言，立刻面紅耳赤，幸好老夫先硬後軟，話題一轉，將緊張的氣氛緩和下來。接著雙方談笑用兵，唇槍舌劍，經過一個小時，彼此心裡有數，大老板表面同意老夫的見解，于是大家笑裡藏刀，握手道別。這次和大老板談判，有了以前風聲鶴唳的經驗，大家手下留情，點到即止，所以表面和氣，這一回，正是：

‘薑是老的辣，人是老的狠。’和‘過一關，斬四將。’至于所謂一關，是指對手們皆在同一個部門工作。

* * *

半醒老人牛刀小試，略有斬獲，又想起‘工業儀器’部門裡，有一位 P 太太，是獨當一面的掌門人，手下保鏢有近二十之眾，‘聲勢浩大’。她在一年前，曾和老夫有過節，老夫便又指名挑戰，約她在五月六日，劃下道兒，她當時有些心虛，但不能閉門不見。前一天晚上，老夫稍為運功，便上床就寢。次日午後，老夫登上擂台，耀武揚威，幾個回合，她便甘拜下風，向老夫道歉，并擔保以後不會再惹怒老夫，其中加上一些甜言蜜語，只是可惜被老夫看破。這一回，正是：

‘首逢女將把關，銀槍輕挑下馬。’（過兩關，斬五將。）

* * *

老夫最近有一項工程，是和‘中央工程部門’一位 L 君合作。此人不太負責任，例如渡假不通知同僚，不參加老夫的會議，又不回老夫的電話，致令老夫不悅。五月四日老夫和他通電話，問他為何不回我的電話，他一時老羞成怒，向老夫破口大罵，我立刻接招，以慢打快，運用內功對抗，他突然發覺有一股陰力回擊，便知失言在先，馬上道歉。老夫問他是否因為我是華人之故，他當然矢口否認，更請我問一位華人 C 博士，以前替他做過事，便可知他的為人。五月八日，老夫致電 C 博士，他說 L 君對東方人實在不錯，所以老夫便刀下留人了。這一回，又是：

‘不打不相識’。（醒獅語集內亦有此標題）

* * *

老夫合指一算，已經是：‘過三關，斬六將’了。可以比喻當年王飛虎之‘過五關，斬六將’矣。

老夫這次再度下山降敵，實在是迫虎跳牆，但經面壁多年，自覺功力大進。不過本人已達知命之年，當然懂得窮寇莫追的道理。俗語云：‘得好意需回手’，又云：‘可放手時且放手，該饒人處便饒人’。凡事不要逞盡殺絕，希望以後能和對手們和平共處，以達世界大同之境。老夫廢寢忘餐，以通俗小說的形式，來塗鴉自娛，因為人生就像一台戲呀，不知各位看官同意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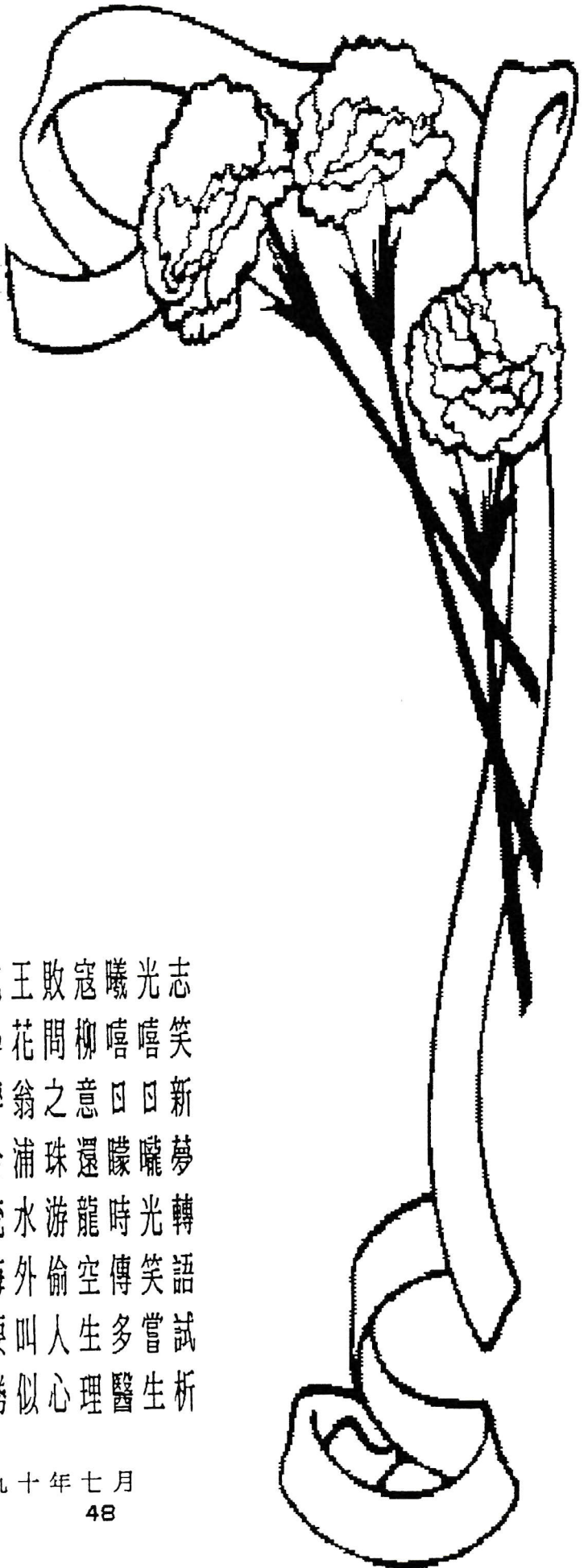
又老夫自稱半醒老人，乃採自‘醒獅語集’的自序：‘筆者厚著臉皮，自以為是醒獅，可能只是半醒而已’。

一九九二年五月十日于新澤西州

離校三十五年聯

鄭國輝

去國多年，慶重逢，把臂言歡
笑談風采依然，河山無恙
歸期有日，敘舊誼，同窗共勵
莫道前塵似夢，往事如煙



太湖集會

盧遂業

西名中姓合成語
落落大方德權笑
人生幾何悠然顯
從容就義美人恩
笑逐顏開珍旺歌
不可捉摸少銘嫂
胡思亂想黃先生
近朱者赤衡與鵬

成王敗寇曦光志
尋花問柳嘻嘻笑
醉翁之意日日新
合浦珠還矇矓夢
流水游龍時光轉
海外偷空傳笑語
要叫人生多嘗試
勝似心理醫生析

九十年七月

浮生的浮雕

莫伯豪

誰要是相信這世界上有不朽的事與物就由得他自我陶醉罷！我領悟到自己的人生是浮生，過往的經歷就是浮生的浮雕了！

* * *

激情與浪漫 --- 也許在人之初的階段罷，我受時代背景與單純的愛國教育影響，幼小的心靈也曾有過為國家，為民族獻身的豪情，我的生命不是屬於個人的。踏進中學後，我開始感到迷惘：我對中國的舊社會，舊政體失望，我對新中國的奔騰浪潮怯懼。‘五四’前後的文人，詩人的靈體在我身上運作，儘管魯迅對國人的辛辣筆伐，巴金的鼓舞青年擺脫舊枷鎖，郁達夫與聞一多因愛國與抗暴而成仁非常震撼我，徐志摩與戴望舒的自私愛的人生觀還是感染了我。

我向兩個不同政體的故國揮手，我離開了童年樂土的香港。到了美國後，我尋覓到我要追尋的 -- 遠戀多年的鍾佩娟。那一次我與她又會見了，我與她在一條火車軌道上往還漫步了三四小時，當我問及那瑞典狂想曲的音樂盒時，她帶著歉意地說已被她的小妹妹弄毀了。我洒然一笑地安慰她：既然狂想曲的音符已跳躍在我倆心中，就讓我倆一起去編寫人生的樂章吧！

佩娟不是我第一個戀人！？我很早熟（可謂人細鬼大），在中學時同學戲謔某男女同學‘發高燒’時，我會對身受者表予同情。我的青梅竹馬的童伴是我的表姐C，我們通過巴金的激流三部曲，蘇曼殊全集有很多思想和感情上的融和。我倆很少消磨時間在戲院，也很少單獨相會（因為她要常時照顧一個頑皮搗蛋的小淘氣），只覺得我倆的會見是玩球，游泳，看書以外的愜意事，有時偷偷地撕下圖書館借來的梁宗岱或胡楓的詩頁，我會拿到她面前炫耀我對新詩的高度品味與斯文賊行為的荒誕。這段無邪的感情到了初中三我就將它抑制了，因為母親曾警告過我太親的血緣是不能論婚嫁的。餘波發生在我來美後的第七年，她來信坦然表示‘我本將心向明月’，怨恨我令她痴等了那麼一段漫長的歲月，她終於結婚了，但心底裡沒法排除那一段交往的存在。這時我與佩娟已結縭多年，為了不願再傷表姐C的心，我負疚地承認是她‘難忘初戀的情人’，並引用志摩的詩‘我是天空裡的一片雲，偶爾投影在你的波心’，望舒的‘終日我灌溉著薔薇，卻讓幽蘭枯萎’為自己的尷尬解嘲。

* * *

酒徒的醉話 --- ‘不惜千金買寶刀，貂裘換酒也堪豪’，秋瑾女士能作如斯豪語除了充份發放出俠義情懷，料想對酒有相當的了解與愛好。喝酒的人總是喜歡將一些與酒牽得上關係的名人引為知己，以示喝酒有理，喝酒夠風采。劉伶的戒酒詩實在是變本加厲，‘婦人之言，慎勿輕聽’，酒徒如我也對劉太奇予無限同情呢！李白的詩與酒已不用我嘍舌，僅憑美酒而消卻萬古愁更是超脫得令人心醉。近人古龍寧可不要命，不能不喝酒可能是追求率性人生的極端代表。吳承恩將酒比喻釣詩鉤，掃愁帚更是恰切不過。

我開始喝酒是在我剛開始在‘時添福’小鎮工作的那一年（好象一轉瞬，卻已是三十多年前的往事了），那是一份唐人餐館的侍應生，是我離開‘伊大’後的第一度磨練。我急需要錢，而‘企拍’就是江湖救急最佳的防身技能。我接受了工作，卻不能接受環境的驟變，那時對華僑社會是那末陌生，餐館老闆像外星人般說話特異，行為怪誕！一切都不對胃口（應是灘就船還是船就灘）。那兩個月，每日下班後就流連於一個熱鬧而不低級的愛爾蘭酒吧，愛爾蘭人很好客，而我是現場唯一中國人使我接受了許多來自不知何方神聖的勸酒，當我喝到第七八杯時，東主就遞給我肉餅一塊以助酒興。每次我僅花一兩杯的酒錢就可以多喝十杯八杯的便宜酒（少不更事，不曉得回買呢！）回到宿舍，酒意還只是四五分，躺在床上，望著天花板，彷彿看到春花的綻開，小鳥枝頭和唱，蝴蝶花間飛舞，耳畔縈迴著愛爾蘭民歌的‘丹尼少男’一切日間食客的嘈囂，老板的涼薄都付諸腦後。這段短暫的流浪使我探測到自己的酒量，對酒開始著迷。以後每當面臨要想不能想，不要想卻想的境況下，酒就是我的掃愁帚了。酒精蕩氣迴腸時，偶爾也曾因感受到酒入愁腸愁更愁而引吭高歌；甚麼‘雖然春花含笑，雖然風光美好，離開了你才知道甚麼也沒有你好’！適逢悲從中來，數十年前的國仇重現眼底，禁不住高嚷四（十）萬萬的同胞心一樣，新的長城萬里長。壺中日月長，酒後的世界比現實大得多了。酒後的境界多數用‘醉’字來衡量的；先是微醉，而後是半醉，由八分醉至全醉是沒法清楚地劃分的，因為到達那樣階段的酒徒行事已不可以常理而論。詔酹大醉，爛醉如泥，醉得天昏地暗可說是醉的最高領域。倪匡與古龍以酒來比喻世間最珍貴的液体，我卻將它比作世間最無瑕的美女，令人暈眩，心跳，迷惑，愛慕，攫取。

三十多年的喝酒歷程使我體會許多人生哲理，而酒徒的質素等級更是洞若觀火。最低級的是不自量力，自認飲得，未過三杯，廁所頻去，繼之有去無回。更有人未飲說醉話，飲後說鬼話，插科打諢，譁眾取寵，一人叻晒，旁若無人，多好的酒也有被遭蹋的委屈，到處流情確是逢檯過檯，見人拼酒，話題反覆只有一個的酒會遊魂。借酒行兇是猥瑣小人突然血壓上昇要做大人物。醉翁之意不在酒，要提防他會是色徒或凶徒。多年的體驗使我建立一個喝酒談話選材的原則，就是談文學可以，論國事不必。談 sports 可以，論人事不必。我是一個有內涵的酒客，儘管我喝酒，頌酒，我可不酹酒，這些醉話可作 Hall Of Famer 凌煙閣上名將的結尾語，因為我決意不再做酒徒！

* * *

難除的惡習 --- 小學時的暑期作業要是按著每天指定的份量每日完成應該是很輕鬆的，無而短視，好玩耍是我做學童時的劣根，暑期剛開始，覺得假期那末長，做作業不用急於一時，進入假期中段仍是毫不緊張。到了最後一周，天呀！怎麼我的指，腕那麼生硬，大字寫來不似形，腦筋怎麼那麼鈍，算術算來算不清。這陋習到了中年的今天，不但改不過來，而且比前更甚。乘飛機總是最後三分鐘才趕到開口。電力，煤

氣，電話總是收到哀的美敦書才付舊賬。每年入息稅不但等到四月十五日才做妥，還要在半夜之前飛車到郵政總局投寄。另一惡習也可說是我性格上的弱點：朋友（過份入世的我有很多豬朋狗友）求援，義無反顧，別人勸酒從不掃興，雀友上訴例不拒絕。情緒低落或不滿於現狀時，冷眼相看，語帶不屑，冷嘲熱諷。我就是這樣在現實生活裡樹敵招怨。芸芸眾生有以為我做人鋒芒過露或恃才傲物（面對一般氣質全無的俗胚我是有才可恃的）者，應該自愧本身品流低劣。每聽到多年前的舊歌‘我像落花隨流水，隨那流水漂向大海，大海茫茫不知身在何在’，唉！我甚麼時候可以抽身呢？（這種惡習是過於隨遇而安！）

* * *

江湖的風波 --- 落拓江湖載酒行（古龍名句），是酒帶我入江湖，還是上江湖令我嗜上了酒就如蛋與雞孰先的爭論一樣迷糊；只知道善飲是我在交際圈內惹人注目的異能。二十多年前聯合國接納中共為會員而將台灣政府摒諸門外，一個全美華僑秘密會社發動聯合國前抗議，示威遊行，我既痛心國際道義的沉淪（我不是對台灣有厚愛！），加上還是血氣方剛，慨然加入示威行列，這就是我陷足塵網的開端了。俟後由於工作，生活的接觸，我往還的人物儘是三教九流，幫派份子，既有偽善商賈，也有黑道巨擘，相處多了，少不免吃喝玩樂，酒廊歌榭，不知人間何世，呼驢喝雉，強將日夜顛倒。一般市僧最喜曲解道義，誇張重視友誼，是非永無定則，輕信推諉無奈。最令人嘖飯者莫過於分明沽名釣譽卻自詡品格清高，趨炎赴勢，作揖打躬，德薄位尊，本屬平庸，朝秦暮楚，有始無終。最偉大的信條是‘沒有永遠的敵人，也沒有永遠的朋友’。

某年某月某日我奉組織的頭頭召到紐約去，超哥吩咐他的御林軍統領殷勤招待我耍樂，喝過午茶後，陳占美與手下五六個有型有款的慘綠少年蜂擁著我前往璇宮戲院看電影，將到達時我驀然記起這時分我參見一位圈內資深的前輩，於是我折回，並叮囑那群‘細佬’先入座欣賞，許以一個鐘後再會他們。到了前輩的‘架步’，他很熱誠地招呼我，慰勉我一番，並要我舒發一下有關組織過去與未來的看法。如此娓娓而談過度了一小時，當我意欲告辭前往重會那班‘細佬’時，突然有一冒失鬼自門外衝了進來，大嚷‘不好了，排骨釘左咯’，前輩叱喝‘亞漢’淡定，慢慢詳細說來。原來陳占美進入戲院後，選座坐下，並命令同來諸人遠離他的位子，他的右側留著一個空位待我回來，算是對我身份的尊重。開映未到五分鐘，突然有三四個異派的槍手矯捷地撲近占美，各自舉槍向排骨亂轟，隨而從人叢中逃逸，占美變了黃蜂巢，立即殞命！媽呀！要是剛才我與排骨在一起，我會是怎樣的結局！

另一個有革命歷史性的組合（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皇牌），我也曾活躍地參與行政，可惜唐人的團體大多是墨守繩規，排擠異己，圈內諸公的德性也和前述的差不多，對外乏善可陳，對內以上壓下，推波助瀾，濫造紛端，誣蔑善良。曾經有人譏笑我‘你甚麼都好，就是沒有錢’！我也以牙還牙地回應‘你除了錢，甚麼都沒有’！遙想當年易水河畔的荊軻，博浪沙的大鐵錘，羊角哀與左伯桃，隋唐草莽雄闊海，瓦崗山的王伯當，

梁山泊上的石秀，魯智深，誰不是為朋友輕生死，疏財帛，全義諾的鐵錚錚的漢子？環顧現世豺狼當道，狐鼠結群，巧張名目，借屍還魂，瞞天過海，假義假仁，能不擲筆慨嘆！

上帝賦予我激昂的熱血已是用錯藥，生就鄙視世俗的俠骨更是祂造人時的一大敗筆！，我本來就不是江湖人，今後‘我本潔來還潔去’，心境平伏，因湊數句以明志：

萍寄江湖幾度秋
涇渭分明不共流
南山有虎吼聲慄
我愛松竹心自由
推波助瀾唯釣譽
道義空談古人羞
嗟吁金銀無義節
靈台明淨滌塵憂

* * *

平淡的中年 --- 我三十歲到四十五歲那段日子的生活實在荒唐得可以，酒以外，聲色犬馬沉溺得很。其中賽馬的研究功夫湛深，多時獨具慧眼，選中 Long Shot，有過一整年勝多負少的記錄，其後覺悟到畜牲到底不可靠，終於戒卻賭馬。犬是狗，狗與九音同，這表示我對天九，牌九這種賭博頗具心得，由於牌九的博彩率僅是一比一，而我不是一個妄顧一切的賭徒（我之涉足於賭實在是自負機伶的一種錯覺），沒多久也就冷淡下來了。聲是聽覺享受的追求，甚麼種類形式都無可厚非。色自然是女色了，色情的誘惑方面我相當潔身自愛，那倒不是我故作純情，而是我對於世道人心看得很透澈。這已是姐兒愛鈔的世代，我不曾擁有潘驢鄧小閒的綜合優點，希冀獲得稍具豐姿的女人青睞只有自己寫小說才能實現。若要我將喝酒的錢或家道的費用誠心奉獻，以求一晌貪歡，這種冤大頭只有白痴才願當（我還不算是白痴）。我所以將‘色’算在自己的糊塗賬上，只緣江湖藝人，掘金女歌星蒞埠獻技，拜會華人各社團，交際應酬上虛假的打情罵俏因此被誇大。

六年前我三個兒女分別離家自立，我生活上的衝勁大大的降落。是的，該是年輕一代獨當一面的時候了，他（她）們要追求自己的人生，理想不是得自遺傳的。可是每想到我由羽毛未豐的稚齡背上了愛的十字架，喝生活的苦杯，建家，養育兒女，二十多年佩娟與我倆的幼苗安定地生活我的翼護下，感覺我已付出淨盡了，我仍然掛慮兒女們對外界環境的適應，我決不希望他（她）們人生的軌跡與我過往的轆輒近似，我只願他（她）們都有冷靜，機智的頭腦去接物，深懂愛怨與求真的態度待人，這些都是我引以為傲的做人特質，兒女們都是純良的青年，雖不屬權威專家級的學者，倒也是學有所長，各持一紙文憑總比他（她）們的老爹‘棒’。

今日羽翼長成，雖不是舉翅不回顧，自己還是不能擺脫那樑上呢喃老燕的心境！

國輝兄的中年心事濃如酒（梁羽生名句）可能是他絢燦生活的縈迴；他具有充實的學養，豐富的生活見聞，曠達朗爽的個性，廣闊的胸襟，熾熱的情懷（要是擦鞋用錯料，勿怪。）料將來老年心事還是似酒般的濃郁呢！我心境較接近的卻是古龍的‘情到濃時情轉薄’。我是一個率直縱情的人，忠誠義恕的含義卻持守得很緊，壯年衝動任俠的品性導致了我走進人生的荊棘叢，生活上雖有起伏的曲線，可免不了身受累累創傷之痛。如今進入中年，又識得愁滋味，多少事欲說還休。情既轉薄，心境也就更平淡了，霓虹綺麗的七樣彩色揉和後不就是一片白嗎？

* * *

夕陽的哀曲 --- 畢慧瓊與吳詒憲已去世，除了默禱他倆安息，哀傷的悼念夢夜裡也常出現。畢慧瓊我是向未謀面的，這般年紀就物化了，我只覺心胸像鉛塊般的沉重。與和尚雖同班多年，他老僧般的持重品質與我叛逆反動型的性格自然不會是‘搭膊頭’的死黨。雖然人的歸期不是有比例的計算。和尚之死，我還是衝動地寫了一首七律作為輓歌及對瘋狂政治浪潮的控訴。我常將輝社比作宇宙蛋，畢業那年爆炸後，各同學就像原始星星的誕生，依著自己追尋的軌道向四方八面飛馳，這兩位同學就像又是兩顆流星的殞落！太陽也是無數星星之一，它走完了短暫的日程也要進入掩蓋光芒的黑夜。我細數前面的日子，頓覺得人生到此階段與夕陽已差不多了，將現實與前情比較，我擬寫了一首可以唱吟的‘夕陽的哀曲’，迴旋三唱，僅末句字句不同：

少年光景恰似夢覺曉
遨遊四海今已覺寂聊
往日諧趣，依稀盪迴著
愛的歡笑聲，呀！歡笑聲！
呵.....
眼底恩怨痴迷擾心靈（1）
往昔真摯舊情勝新情（2）
晚風拂吹夕陽訴衷情（3）

末句聽來有點蒼涼，應該在六十歲後才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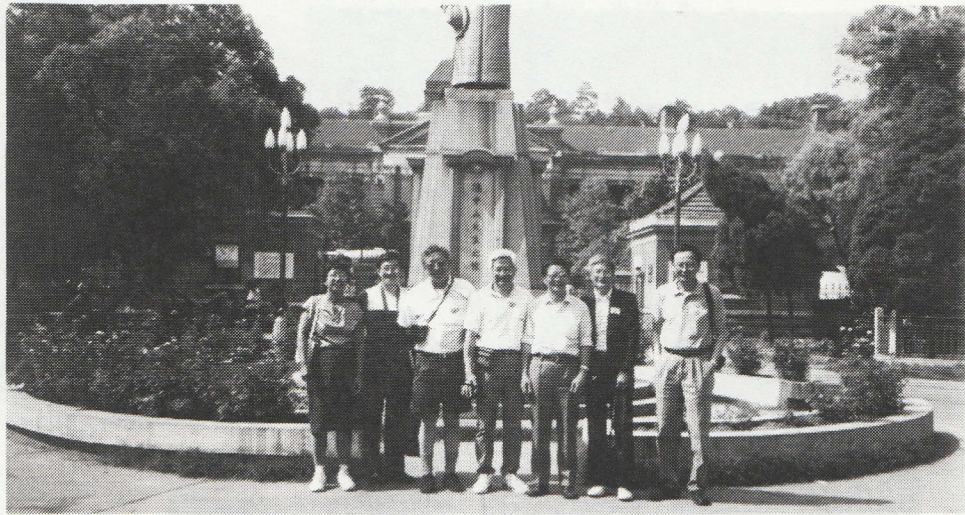
浮生的浮雕只是過去生活的片段，入世三十多年曾發生過的事也不是千言萬語能刻劃得透，往後的心願就是揀有趣的話來說，揀有趣的事來做，揀有趣的人相聚。大家多注意點健康吧！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雷仲宏一家



李佐明及其家人



懷遊落浮
京三日雲
攝峽故遊
於的人子
首同情意
義學和
公園戰



‘圍冷斜陽憶蒼遊’
羅柏全一家回東山母校



‘縱使相逢應不識’
黃婉嫻，單瓊珠，賈士元第一次參加太浩湖之會



往事依稀渾似夢
樓永靜夫婦過境和三藩市同學敘舊第一次參加太浩湖之會



'眼底湖光都搜住'
一九九〇年三藩市輝社
同學遊太浩湖前合照

'乍見渾疑夢，
相逢各問年'
盧遂業，應義勇九〇
年第一次參加輝社
太浩湖之會



應義勇全家合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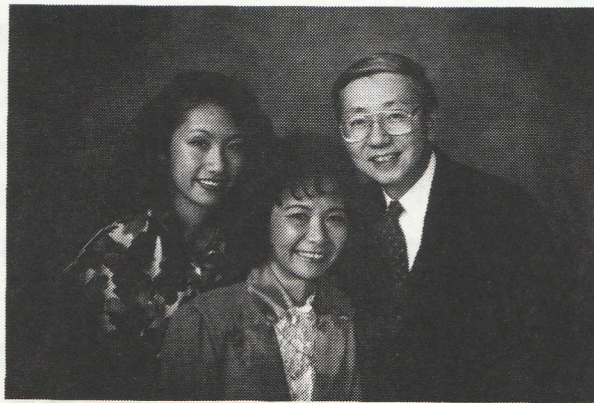
羅栢泉，何朝京澳門重逢



別來滄海事
李澤洲和王曦光
遊三峽前路過
武漢 遇龔懷京



李國潔近照



黃煥慶夫婦和千金

(下)
劫後餘灰 弟子何
汝顯·王曦光在羅
省拜見老瑞麒老師



潘文熙夫婦和二千金



“自隨流水去
轉覺故人稀”
吳詒憲去世前
和李福麟，胡露
施，陳子堅留影

難得的一見

龔懷京

九一年五月十六日是我的一個節日，因為這一天我在時隔了卅四年後見到了我的一群老同學。如果住在香港，美國舊金山或紐約大家可能對見到老同學不感到興奮，但對於我這獨在中國武漢的人來說卻是太難得了，特別是來的人都是畢業後就未再見過的愛班同窗，就更使我興奮。我提前兩小時就到了飛機場。飛機到了，但人還未出來，這時好像時間特別長似的，好不容易才看見旅客們從海關出來，我睜大眼睛望著，擔心漏了人，這麼多年來未見還認得出嗎？雖然來前我反覆看了他們的相片，但最後還是只認出了一半。第一個出來的是方德權，他和我緊緊擁抱，隨後是樓永靜，她變化不大，一眼就認出來了。李澤洲從相片上一眼可認出，但面對面時卻認不得社長了。如不早知王曦光有一頭白髮，無論如何不可想像當年的小孩是這樣的。何汝顯不減當年氣概，直率熱情兼具童心，姚慶同是這次旅行的負責人，上下左右的聯絡，給我的印像是比從前活躍了，還有一位則是我不熟識的胡同學。

他們的行程安排得很緊，在武漢只停留一天就要去宜昌遊三峽。我陪著他們去遊了黃鶴樓和辛亥革命紀念館，然後去他們的住地晴川飯店，飯後我們坐在一起敘舊，這時我的心情是既高興又難過，不知說甚麼好，面對著他們，我腦中卻不時閃過當年同窗生活中的一些片段，有幾次眼淚快流出，但我還是忍住了，一直到晚上十一時多我才回家。

第二天中午我又到飛機場去送行，大家都如此的依依不捨，言語不多，都緊緊的握著手，我久久望著遠去的飛機，默念他們，祝福他們，希望他們能快樂。

現在事情已經過去快一年了，但相見時的激動，快樂，傷感卻永遠刻在我的記憶中，卅四年才一次，下次又在何時呢？我期望著，也許我有更多的希望，因為長江三峽要建大的水利工程，很多人都要最後看一下三峽的原風貌，但願我的老同學們也在其中。

編者註：因此稿收到太晚，只能插到這裡，請龔懷京及各同學原諒。